

現代中國

政治 · 經濟 · 社會 · 文化週刊

第一卷第九期

從戰局觀測勝利的前途

論封鎖海岸

對國聯決議的認識

日本在游擊區的經濟掠奪

中國決勝基點在那裏

北歐諸國中立與歐洲戰略形勢

死神的魔掌（重慶通訊）

血的洗鍊（中篇創作）



用妙的柄傘

國二十八年六月四日出版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九期

次目

從戰局觀測勝利的前途……………南風(一)

假面具的除去……………North China Daily News (一)

論封鎖海岸……………家珂(三)

日圓跌價與其經濟前途……………China Weekly Review (四)

對國聯決議的認識……………玉坤(五)

回顧與展望(時事一週)……………利時·雨君(七)

日本在游擊區的經濟掠奪……………嘯雲(三)

中國決勝基點在那裏……………H. Hanson著 墨渣譯(一五)

北歐諸國中立與歐洲戰略形勢……………特如(一七)

死神的魔掌(重慶通訊)……………費瑪莉(二〇)

日本的統治者(亞洲的內幕之一章)……………約翰·根基著 白林譯(二三)

血的洗鍊(中篇創作)……………夏萊蒂(二五)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九期

廿八年六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 美商現代中國週刊社

發行人 哈華特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本外埠各大書局

定價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廣告價目

每期每吋計算
 甲等(封底雙色)四元
 乙等(封底裏)三元
 丙等(正文前後)二元

FAR EAST PICTORIAL WITH WHICH IS INCORPORATED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S. M. P. Permit No. C 429

Publisher: J. H. Howard



從戰局觀測勝利的前途

南風

從戰事局勢說，現在雖還只是逐漸有利於中國，但李宗仁將軍所說中國危險時期已成過去的話，總是鐵的事實。別的姑且不論，僅就中國戰略的勝利而言，亦可知中國的確已逐漸接近光明。中國以前的戰略，是用空間換取時間，以達成其消耗日本，使日本逐漸疲憊的目的，但從本年四月起，已改變作風，除却不放過一分一秒的時間以外，更不肯放過一尺一寸的空間，因而每一分的時間和每一尺的空間，都成了消耗日本的工具。其結果，從本年四月至六月的兩個月間，不僅充分達成了消耗日本軍力的任務，且從日軍手中奪回了近一百個的重要城鎮。使各戰場的日軍，陷於進退失據的狼狽狀態。中國所以能改變以空間換取時間的長期消耗戰略，而改取主動的攻勢，其惟一的原因，固然是中國力量的愈戰愈強，而中國之所以愈戰愈強者，其理由實有下列各點：（一）將士的作戰經驗，逐漸增多，攻擊與防禦的戰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二）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已有一小部分在戰爭期中訓練完竣，足以彌補完全以血肉抵抗優越武器的缺陷。（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日益強固，整個軍事機構的各種成員，都從炮火的鍛煉中，加強了這種信念，此種精神力，實大有裨於戰事。（四）軍民合作已由口號標語轉成實際的行動，因而攻擊和防禦的戰事，都能在軍民打成一片的和諧動作中，得到應有的勝利。（五）世界的同情逐漸集中於英勇抗戰的中國，使中國的戰士和民衆加強其爲正義及文明而戰的決心。（六）日本的轟炸不設防城市，屠殺無抵抗平民，燒燬鄉村房屋，凌辱戰區婦孺，已普遍激起全中國人的憤怒，因而有錢人都願出錢，有力者都願出力。（七）變日軍後方爲前方的游擊戰，漸次得到統一的指揮，並發揚其乘隙搗虛的威力，足以牽制各戰區日軍的行動。（八）自勾結日本的汪精衛運動購和失敗以後，抗戰陣綫內再沒有動搖份子的存在，人心士氣，因此更加振作興奮。

在中國戰略勝利聲中，最使人興奮的事實，是最近鄂中的大捷。先是日本集中了三個師團一個旅團的兵力，幾百尊的山砲重砲，幾百輛的戰車在岡村寧次的計劃下，滿想先把新增援的兩師團主力，用在大洪山和平漢綫以西的地區，吸收桐柏山和大洪山中間的華軍主力，然後採用兩翼大包圍的方略，左翼由鍾祥沿漢水向北方挺進猛攻，另用兩聯隊編成迂迴兵團，由信陽進逼桐柏，一爭而殲滅華軍的主力。但是，結果會遇到華軍的當頭痛擊。

第三者一言

假面具體的去除

North China Daily News

英國在遠東的喉舌字林西報，於五月三十日發表本文，揭露日本對公共租界工部局之要求，言論嚴正，措詞整潔，當駐華英大使冠爾爵士抵滬之日，該報撰此論文，闡明英人之觀點與立場，實具重大意義。

自中國事件發生以還，日本迭次所發種種諾言保證，世界一般人士視之，輒爲多少懷疑，此固理所當然，而情有可原者，職是之故，迨聞日本發言人發表宣言，實際闡明真確事態時，乃不特未表驚訝，幾認爲事必如是，而上星期四日東京外務省發言人所發之意見，尤爲信然，其言曰：

「日本現正處於戰爭的條件下，以其國家之命運作孤注一擲，在華有所行動。此種行動之目的，乃在置中國主權於日本統制之下，就此種情勢而言，今應視日本方將中國全部疆域置於日本統治之下也。」（路透社東京電訊）

日本態度愈益惡劣

過去兩年中，吾人曾見日本對華態度，迭次變化，每况愈下，初則不復爲中國之友，其對華作戰，乃迫而出此。

日軍最精銳的軍隊，被擊斃者達八千餘人，傷者達一萬二千餘人，日軍所窺伺的樊襄固安然無恙，即前此會遭日軍侵入的若干城市，反重入了華軍之手，京口、天門、應山、鍾祥固在華軍的包圍攻擊之下，而突圍不逞的大別山脈殘餘日軍，也已成了囊中之贖，其殲滅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其次，日軍的進攻新牆河，目的聲在進窺長沙，但在此繞徘徊半年以上，還不能越新牆河南岸一步，攻擊復攻，增援復增援，都不過增加日軍消耗的紀錄，並給了華軍以逸待勞的便利。

此外，如廣州、南昌、安慶、開封附近以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處的戰事，也同樣是徒然增加了日軍的消耗，並替華軍佈置了許多收復失地的機會。就中尤其使人感到興奮的，是華軍的屢次衝入南昌、開封、濟南、安慶等重要軍略地點。華軍所以能够屢次衝入南昌、開封、濟南、安慶，至少表明了下列四點：其一，這些城市已在華軍的包圍之中，故華軍的精兵，隨時可以衝入；其二，日軍在這些大城市的外圍戰事中，遭受了慘重的犧牲，已為強弩之末，無法阻止華軍的突擊；其三，自從華軍發動四月反攻以來，日軍所佔據的各點綫，均已華軍的控制中；其四，日軍的實力已多所消耗，目前所擁的軍力，不僅不够採取攻勢，且連死守若干點綫，也還有多少的困難。

現在，我們固還不能預言日軍究將於何時宣告崩潰，但可以指出若干徵象以為其必然崩潰的說明，其最顯而易見者，則為日軍的轉向英美法挑釁；日圓價值的暴跌以及日軍的熱望轉向英美法挑釁，其原因和倫敦官場的觀察完全一致，乃因為日人已覺悟戰局形勢的不利，和結束之無期，所以索性演起瘋狂的冒險劇。其次，日圓的暴跌，表示日圓的命運，將與歐戰期間的馬克和盧布相同，是說明日本經濟的恐慌，財政的困窮，都已達於頂點，所以代表日本經濟和財政狀態的日圓，也不期而失去固有的信用。又次，日本報紙當寇爾來滬之時，曾散佈寇爾將斡旋中日戰事並提出幾點意見的謠傳，並時時造作某某人某某人亦屬於「主和派」之說，都只是反映日本自己求和心理的迫切而已。從這種種徵象，我們便敢斷言，日本現在確已進入了最危險的階段，臨到了總崩潰的前夕，縱令仍能勉強維持，然其所能維持的期間，一定也很短暫，多則一二年，少則幾個月，終有其不得不放下屠刀的一日。

或許有人以為這是過於樂觀的說法，但我們敢說，這不是樂觀的論調，而是必然的事理。世人倘非頭腦不清，則對於從「七七」到今日為止，二十三個月中間，日本人力財力的消耗，國內反戰運動的激化，社會經濟的破產，軍事計劃的全盤失敗，國際地位的愈形低落，外交上是日益孤危，就應有明白確實的認識，如以這許多明白具體的認識，配合最近形勢一起觀察，則成敗勝負之數，還不了然於胸中嗎？

從前眼光敏銳的人士，曾因中國能用長期抗戰的戰略，粉碎日本「速戰速決」的詭計，而發現時間是日本最大的敵人，斷定中國的必然勝利；現在中國除却能用空間換取時間以外，更能用時間收復以前償付的空間了。然而這最後的一程，正是最艱苦的一程，惟有加緊奮鬥，纔能加速勝利的來臨！

而憂勝於怒，故非欲開拓其土地，且保證中國之完整與充分之主權，志在使之與日本合作，建樹並維持亞洲之和平。今則已成吾人常信其如是之一國，志在降服中華全國，而使隸屬日本。日方迭次所作之和平提供，允許中國之土地完整與獨立，應予保持，信誓旦旦，毫無疑義，其所加諸中國之限制，則為中國各地當成日軍等要求。第無論當時日方之意志何在，日政府確欲全世界相信日本非為征服中國而作戰，不過欲剷除日方領袖所不滿之中國政府。以故一般人士頗信日本之作戰，志在對付一黨，而非對付全國，其所稱不欲將中國淪於日本殖民地地位之言，多少必實在可靠。

實圖併吞中國

此種信念，非智者所應有，蓋事實後已證明之。當廣州漢口陷落之後，眾即察覺日本之對華作戰，乃以開拓為目的，徵象益顯，莫可掩飾。各佔據區之成立，中日專賣也，絕不能以「臨時政府」之建設抵銷其非。「臨時政府」之獨立，無論曾受何種保證，然其組織乃屬隱身幕後，以實行此種開拓政策者，則已昭然若揭，今不復能始世人。此種臨時政權之成立，其所可得之唯一特殊利益，即使日人便於隨時否認第三方面列強對日人若干行動所提抗議之一切責任，並圖將此担負諸其所手創之傀儡政府，此則復不能給一人，甚至委身以事侵略者之華人，殆亦不為所惑。今就日外務省發言人所發之意見觀之，無論曩昔日本之意志何在，今則顯已與昔迥異。僅就開拓中國一言而論，日本今實圖握中國全土之整個主權。在尋常一切事故中，日本閣員所發之言論，與正式發言人所發之言論，正不必加以區別，二者談及此類



論封鎖海岸

家珂

自從日本侵入中國以後，爲了實現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野心，積極排斥第三國在其所佔據內的一切權益。到了最近，因戰事的失利，與環境的困難，更轉變方向，揚言封鎖中國的海岸，並予在華各國租界以壓迫。各國在中國海面的航船，且屢遭日本的扣留與搜檢。英國對此已經起草強硬的牒文，以爲「日本的封鎖，不但在中國領水，且延及距中國海岸約二百哩之海面。日本拒絕對華宣戰，並不享有交戰國的權利。強迫外國船舶停駛，且加以搜檢之行爲，殊屬不當，英國不能縱容之。」在上項牒文中，並且表示美國已有同一的傾向。

日本封鎖中國海岸，是不是會實現，這裏面包含着怎樣的一個玄機，對中國抗戰是不是會受到影響呢？

從現階段日本在華所採取的政策來看，那末揚言封鎖海岸，是一貫的步驟。最初，日本對各國在華的權益，爲了恐懼引起國際間的反響，最先是把內地的航線由日商與各國商船自由行駛。到了後來，長江珠江的封鎖，外商的船隻在內地的通行權，都被取消了。日本壟斷航業的用意，是想隔截內地間與各國的交通關係，使一切貿易無從進行。所以這時候，各國可能自由貿易的區域，不過是有限制的部份租界。從天津租界的糾紛開始，開了封鎖租界的惡例，日本就利用佔據區的暴力，以及租界四周在佔據區的地形，實行對租界施以壓力。封鎖天津租界的用意，主要的是在推行偽鈔，獲取租界的行政權。因了華北事實上與環境上的困難，使日本得到了便利。因此，更使日本對於控制租界的野心，得到一個激倖的機會。

在鼓浪嶼日軍藉口於恐怖事件而衝入租界一案，又給予日軍開了一個惡例，因爲日軍開入中立性的租界內，這還是第一次。因了英美的聯絡一致，使日本的氣氛削低不少，但是日本對租界的覬覦心，却也因此而增大。上海公共租界上所感受的種種困難，對鼓浪嶼案，大家都知道是有相當關係的。

租界的存在，從日本在華所施的一切政策上看，當然比內地的航行與貿易權更爲重要。我們知道日軍佔據下的點和線內，日軍有直接的控制權，即使允許各國自由貿易，只要日軍職使爲政府實施金融封鎖，各國的商業

事件，大可假定其言具有同等權威。果爾，且事必當爾。則日本之圖在亞洲建樹的新事態，實圖廢棄中國主權，併吞中國土地，卒使中國淪於不能稍勝「滿洲國」之地位。中國一旦處此地位，則日本即可宣稱，凡日軍所佔之中國區域，其主權已悉屬日本，日政府有權造成似最適其自己目的之變更，而不必顧及他國辛苦誠懇經營將達百年所建立之權益。

無權干涉租界

此種論據，斷不能予以接受，在法律上或道德上皆不能成立。如果日本固執不化，則日本對其在華實行冒險行動以還所管堅持之信義，可謂已予以至嚴重之破壞。但中國之主權，並未移入他人掌握，事實具在，不容強辯。中國政府雖被迫退出其平時所在地點，但未遭毀滅，亦未失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之承認，若以遷都之舉與上述二者較，則覺渺乎其微，不足介意。故無論日本若何愛作中國政府已不存在之言，而中國政府固依然屹立。中國政府與第三方面中立國政府間固具有確鑿明白之諒解，此日政府無法律上任何權利所能擅加干涉者。在華公共租界與其他外國獨有之租界，即可爲其例證。此項租界皆由有關之列強與中國締結條約而成立者，斷不容列強之一，甚至有數處不容締約之方面，以強權圖加變動。要知此項變動，就目前中國對日本之關係而言，顯然永不能藉談判以獲得者。是故切實聲明英美兩國政府之主張，實屬必要，即目前非爲從事關於在華外國區域地位的談判之時，及不能承認日本爲可與舉行此種談判之國家。是英美政府已以此意切實照會日政府。今如欲保持外國在華所餘之利益，則對於最近侵

是無從發展的。惟有在租界，因為性質的中立，不但各國貿易的自由性，為日軍暴力所不及；即一切惡劣的封鎖金融的手段，在租界也極難推行。天津的租界遭厄運最早，華北偽銀行在一年前就開始營業的了，但是偽鈔的流入租界，還是最近幾個月裏的事。此種佔據區中立區域之存在，不但不能滿足日本的侵佔慾，而且還阻止日本一切侵略政策的推行。

因此，對租界所採取的政策，日本所樹的先例，一種是天津的封鎖方式，一種是鼓浪嶼的「衝入」方式；這一次所謂封鎖海岸，可以說是天津方式的擴大。

一方面固然是日本壓迫各國在華正當權益的一貫步驟，另一方面却是日本的戰略。對華作戰二十二個月來，日本自知力量有限，竭力避免對各國的摩擦，為什麼到現在反而大膽起來呢？我們知道這二十二個月中，日本的力量消耗已多，今日在華戰區的擴大，已使日本陷入欲罷不能的困難局勢中。換一句話說，日本對華作戰的企圖，向來希望速戰速決，中國長期消耗戰的決心，在今日，已有制勝的把握。日本為求戰事的速決，以免總崩潰的命運起見，一方面在國際上哀懇友邦出來調和，在中國又利用新舊官僚們出來鼓吹和平，但一切全不生效。最近歐洲局勢嚴重，德義兩國的行動，尤使各民主國感覺困難，因此，日本以為即使乘機在遠東搗亂一下，各國為集中對付德義計，勢必無暇顧，或者反可以引起各國的調解戰局的動機。這是對國外的一點。自從自從侵略戰開始以後，日本人民已擔負了一百億以上的軍費，損失八十萬以上的生命，所獲得的是什麼？早引起國內的懷疑與反感。封鎖海岸之舉，可以引起人民對各國的仇恨，藉以移轉反戰思想的發展。

由此我們可知：日本封鎖海岸一舉是一種狡計，至於是否見之實施，還要看各國的應付方策而定。如果各民主國家能夠樹立堅強的陣線，或如過去鼓浪嶼所採用的聯防政策，則日本的揚言，終究不過是一個威嚇作用而已。

要是海岸真的被封鎖了，對中國抗戰有什麼影響嗎？可以說沒有。中國沿海省區，其重要都市大部在日本的佔據下，但此項都市在中國經濟上所佔的地位並不重要。都市在中國經濟上是一個消費區域，而不是生產區域。自從沿海省區失陷以後，中國的貿易中心，最初是移到香港，等到廣州失陷以後，又移到內地去。就是重要軍火的來源。西南可通，西北也可通，根本今日的抗戰經濟中心，跟海岸不發生重要的決定作用。舉上海來說，今日上海每個月，還要化國家的外匯基金，來購買雪茄、白蘭地之類來享樂，可是帶給國家的財力、物力，算下來能有幾何呢？

如果真的海岸被封鎖了，我們覺得對抗戰還是有利的。因為，日本此種舉措，必使各國對日本侵略的野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採取更進一步的制裁。至於內地，則因物質獲得的不易，反可以鼓勵手工業的生產，把人民回歸到舊的消費生活中去。縱然一時生活上會感到不便，但於整個國家經濟，畢竟是有利的。

佔此種利益之企圖，必竭力予以制止，而達於極度。此實為亟不容緩之圖。例如上海公共租界之地皮章程，今固無人須與願予爭辯，謂此章程完美無疵，但在今日討論修正，必不能獲得永遠改善之任何真正希望。此種事實未許以承認地皮章程非完美無疵而掩蔽之。英法美三國今持此見解，極為堅強，假使三國在切實聲明此種見解中或被迫而取彼等所雅不欲取之行動，則其出此之責任，自不由彼等負之。

日圓跌價與其經濟前途

China weekly Review

日金百元於一年前可購法幣一百

三十元，本年一月（距今五月）日金百元約等法幣一百十元，上週僅值法幣九十元左右。本星期二日，日元暴跌，百元僅能購得法幣八十元左右。日當局能令日元不跌之前，日元將降落至何種程度，今猶未悉；若干金融家預料，日幣已趨向將成廢紙之途。如舊俄之盧布與德國之馬克然。由於自兩戰前中日戰起以來日本處理其金融，秘密從事，縱日人自身似亦不知日幣之真價值，日幣之崩潰，因多種因素所致，其主要者為膨脹，無保證而印行過多之銀行紙幣。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方銀行紙幣之流通額，為十五萬萬元。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增至二十九萬萬元。今官方宣稱約計二十五萬萬元。此即日幣購買力大減之謂。日本國內之物價激增，即其明證。日政府以虛偽之方法，設法維持日元在日本國內對外幣之規定匯率，約三日元合美金一元。然日政府不能控制上海之局勢。日元在此間謀其自然平準，已有跌



對國聯決議的認識

玉坤

國聯行政院第一〇五屆常會既於五月二十二日開幕，我國復由顧維鈞代表出席發表動人演說，向國聯提出兩項要求：（一）國聯各會員國應在金融上擴大對華援助，不得再以戰爭用品，尤其是飛機和汽油，供給日本；（二）國聯行政院應組織總委員會，從事調整援助中國抗戰的辦法，大家都以為在世界各國一致反侵略的潮流裏，英法蘇談判重建世界集體安全制之時，國聯行政院對於中國的申請，必能完全接受，而切實勸告各國履行國聯盟約與決議，以挽回國聯的信譽；但是國聯行政院開會討論的結果，和過去的情形相似，僅作一空泛而不切實際的決議：（一）關於援助中國之決議案，希望各會員國積極實行，行政院與國聯大會迭次所通過之決議案，並與國聯大會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即二十三國委員會，美國亦在其列）就切實援助中國辦法，加以商議；（二）關於日本飛機轟炸中國普通人民之決議案，要求各會員國飭令駐華外交代表，注意日本飛機之行動，倘再有轟炸普通人民情事，應立即詳細報告國聯會行政院。

國聯行政院的一再作此項空洞的決議，在我國自要感到口惠實不至，而對於國聯不得不表示失望與不滿。不過我們如退一步想，在侵略氣燄萬丈，國聯機構軟弱無能的今日，有許多獨立的國家，如阿比西尼亞、奧地利、捷克、阿爾巴尼亞，均未能獲得國聯機構的保障，而在世界地圖中消失了；而國聯獨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始終站在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侵略的立場上，一再懇請各會員國一則對於中國抗戰予以同情與援助，另則對於日本侵略實施經濟制裁。這實在使我們不得不表示快慰的。但是精神的同情，口頭的援助，決抵抗不住日本侵略的炮火，使我們對於這種快慰，又不得不感到幻滅的悲哀。這是中國人民對於國聯的一般心理，但是我們認為有糾正的必要，茲將我們對於國聯決議的認識和我們對於國聯的希望，分述如下。

我國人民對於國聯的認識，素嫌不够；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國當局將日本武力侵略的事實，訴諸國聯，而希望國聯對日本有所行動，自為外交上必然的措置；不意竟為一般人民所誤會，認為國聯力足以制止日本侵略，及至國聯機構的弱點暴露無遺，非特力不足以制止日本侵略，且其機構的本身，亦已成了問題。因此國人對於國聯由熱望轉為絕望，每談及國聯，必搖頭浩歎；其實對於國聯，過分奢望固然不對，但過分悲觀，視國聯為空城，也不合理，須知國聯原為維持世界和平而設立，它的目標，在使國際上的一切爭端，都不要訴諸武力，而由國聯來調處或仲裁，以獲得和平解決；但這種辦法，如小國之間發生了爭執，國聯施行其威權，或者使雙方就範的可能，但

落趨勢結果，按照日金約六元合美金一元之匯率，即能在本埠兌換店中購得日元。今以美金一元，可得日金七元，且日元價值，似正逐日低落中。日陸軍以二萬萬元左右之日元，傾流入華，北及華中，亦係日元在本埠暴跌重因之一。此巨額紙幣，乃日軍攜來償付物價者。聞目前上海之日本紙幣額，約計五千萬元，並有巨額日元，自上海被攜往天津，易日方之「聯準」偽幣，復以偽幣易成日元或法幣，而獲厚利。日本各大公司及外人，均已從事此種買賣，日幣崩潰之其他因素，為日陸軍在中國市場上發行除日元以外之無保證貨幣，其一為日軍強令佔區中華人店主與勞工接受之所謂「軍用手票」，此種久不收回之紙幣，其數額雖不悉，惟當甚巨。其次為天津所發無保證之「聯準」幣及本埠之所謂「華興」幣。聞日方控制銀行在華北所發紙幣，已逾二萬萬元。此種紙幣，現已暴跌，而遠在其擬加排斥的正常法幣之下，日方甫在本埠發行之「新興」幣，甚至發行之前即已暴跌。日方雖揚言將取以保證供給此種紙幣之步驟，但無確切行動。日元失其信用，加以其他因素之結果，本星期初，「華興」幣即已暴跌，須一百六十元始能購得法幣百元。日方在天津將「聯準」幣「緊釘」日元，但在滬已無力出此。日幣在滬崩潰之其他因素，包括日軍禁以月值日金三百萬元之大豆售往上海。另一因素由於月有日人八千三百五十人，自日來滬，各攜法定限額日金五百元，故流入上海之日元，月共四百萬元。年計五千萬元，又一因素，乃由於日軍對正常運輸巨額日貨入華中，加以限制，日方且已企圖強令日商在能獲得其外匯價值的貨幣之國家中出售貨物。此間日陸海軍發言人解釋日元價值暴跌純屬「地方」事件，頗少真正重大關係云云，此種解釋，與事實不符。日方已圖限制旅客，甚至商人攜返日本的日元之數額，藉以死命填補日元之一

一遇到大國問題就不然了。再加美國又一直站在國聯的門外，使國聯的威望減損不少。所以一遇到日本挾其優勢的武力，冒天下的大不韙，破壞國聯盟約，國聯對此就惘然不知所措。及至義阿戰爭爆發，國聯雖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但並未能收制裁侵略者的功效。國聯前途，更蒙受一致命的打擊，使人不能再信賴國聯能夠維持世界的和平。每次遇到國聯開會，也沒有多少人加以注意。不過我們要知道：國聯的理想是健全的合理的，它雖然遭到了厄運，但終有復活的一天。在沒有復活之前，國聯還不失為和平的象徵，正義的記號。所以國聯決議在精神上表示同情中國抗戰，並請各國個別援助中國，在現行的國際形勢之下，現實主義風行全球之際，仍是難能可貴值得稱頌的。中國既能得到這種珍貴的同情，自然祇有加倍努力，抗戰到底，以自力爭取最後的勝利。何況國聯祇是一個決議的機關，而履行盟約與決議案，還在各會員國的本身。所以我們對於國聯不能實施盟約，不能履行決議案，對日施行經濟制裁，這個責任，不在國聯的本身，而在國聯各會員國的肩上；尤其是英法兩國，是以問題的核心，不在國聯的決議上，而在英法的行動上。

其次國聯機構本身的缺陷亦應澈底加以改造，以期成為健全的有效的機構，而維持世界的集體安全。關於這個改造國聯的問題，據哈瓦斯社傳稱，蘇聯和土耳其將向國聯提出修改國聯盟約的建議，主張澈底變更國聯行政院的現行組織。行政院常任理事，原由各大國担任的，今後當改由「積極」會員國之接受互助約束者担任之，其他各國會員，凡欲嚴格保守中立者，雖得任為理事，但當用選舉方式推定之，此等理事之分配，仍以地理關係為標準，例如拉丁美洲各國，巴爾幹協商各國，斯干蒂那維亞，平半島各國，均可分別獲有此等理事席。各「積極」會員國，亦即行政院常任理事國之參謀部，並應時常接觸，俾克及時以海陸空軍實力聽任國聯會調遣。所以這一個建議，包涵着許多重要的改進：第一，使權利與義務能平衡，凡欲獲取國聯之助力而運用此組織者，必須償付可能的義務。第二，國聯於發動集體力量作重大決定時，不致因無關痛癢之中立國的拖延猶疑，致影響整個計劃，坐失時機。

現在英法蘇正在談判組織反侵略集團的事宜，我們認為抵抗侵略最有效的辦法，第一步還在復興國聯的機構，使之成為維持世界和平有效的國際組織。蘇土的建議，正可將國聯機構化為反侵略集團。所以我們希望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士，對於蘇土改造國聯盟約的建議，應加以充分的注意，使這個問題，獲得完備的發展。我國是世界反侵略陣線中的急先鋒，對於這種建議，自然表示贊同，且願為積極國之一，進而與各國共同樹起集體安全的原则。

不過，恢復國聯的健康，重振國聯的威信，必先要從制裁日本侵略做起。否則徒然空言抵抗侵略，終無補於實際。國聯的運命，已到了最後關頭，人類的前途，也到了最危殆的階段，所有的希望，全視此時我們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了。

上海漏洞，但無效用。此種局勢，其事實在於日本國會最近會議之末幾日內，核准延遲之膨脹，業已實行，但對公衆則守秘密。其所以能守秘密者，因官方維持匯率，政府維持警務統制防杜零售價格之增高。然今已不復能守此秘密。蓋官方雖力加防柱，與店主為得外幣起見，顯出較官價為高之匯率，物價卒已高漲。暫使本埠日幣不跌，或屬可能。但僅係暫時之努力，蓋任何國家不准其自己貨幣攤返本國者，其財政狀態已危殆矣！

編輯室

一、一週來，國內外局勢均有重大的發展。國內方面，鄂北華軍已將日本的新進攻計劃，擊得粉碎。為第二期抗戰劃出了一個新的階段，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南風先生的「從戰局觀測勝利的前途」一文，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參攷。

二、國際方面，最重大的兩件事，是國聯的決議和日本對華的海岸封鎖。這二件事的發展，可以說於我們都是有利的。玉坤先生和家列先生兩文，為我們提出了很明確的見解。

三、最近日本對華的經濟掠奪，愈益急進。每一個中國人對此均應有正確的認識，並從而採取有效的防此策略。我們特約嘯雲先生就此問題，作一全面的分析，請讀者加以注意。

四、美名記者韋遜的「中國決勝基點在那裏？」以實地的觀察作立論的基礎，闡明中國抗戰的樂觀前途。他是一個美國人以第三者客觀立場說的話，當然更值得我們的注意。

五、特如先生的「北歐諸國中立與歐洲侵略形勢」，就歐洲局勢的側面，作一有系統的分析。特如先生是有名的國際問題專家，他的文章，一再刊發表於本刊，想為讀者所熟知的。

六、費瑪莉女士的「死神的魔手」，是重慶被轟炸以來第一篇詳盡的報告，特為讀者介紹。

國內一週

五月二十三日 至 二十九日

利時

工部局將與日領談判

日海軍省發言人謂：英美法派陸戰隊在鼓浪嶼登陸，使時局愈趨嚴重。外兵登陸後已發生三大反響：（一）工部局態度驟變，拒絕與日方合作。（二）反日鼓噪之活動各處皆能發現。（三）鼓浪嶼與大陸間船隻往來頻繁，反日分子有潛入租界機會。如局勢長此嚴重，日海軍當局不得不加派陸戰隊前往鼓浪嶼，日當局不能容許該島現狀繼續存在。

根據該海軍發言人之發言，可知鼓浪嶼局勢仍趨嚴重，英美日三國海軍當局在最後一次會議中，三國艦隊司令皆表示願撤回鼓浪嶼水兵的共同意見，同時決定鼓浪嶼事件今後將循外交途徑解決。

駐滬日領三浦返任

租界局勢嚴重展開

駐滬日總領事三浦已於廿七日（星期六）下午三時由東京返滬，答覆往訪之新聞記者稱：「日本要求公共租界行政制度作根本改革，乃合理合法之舉，假使列強仍不之顧，則租界中將見可悲之狀況，而使數百萬居民大感不便。駐滬英、美、法三國領事皆為甚有理智者，故渠擬繼續與彼等談判，以圖澄清租界之空氣。日本之要求，或可使租界更趨民治化。」從這段談話中，可知日本對上海租界當局還在繼續施其威脅恫嚇的慣技，但恫嚇畢竟亦是恫嚇而已，又果不信，諸視三浦在東京的另一套談話：「上海英美僑民顯以為日本終將以武力解決租界問題，惟吾人急欲在遠東建樹永久和平，故公共租界之改組，應依此基本政策實行之。雖則是短短幾

回顧與展望

這一週間，上海局勢表面上漸趨和緩，但內在的發展，還是十分緊張，最近日本更想封鎖我國海岸，引起了英美法嚴重的反響，其餘如日軍在鄂中戰事的棘手；日圓價格的暴跌；在在暴露日本的弱點。茲將一週來大事分述於次：

一 日本企圖封鎖海岸

英美決採報復手段

據日方發言人聲稱：在中國沿海二百英里內之外國船隻，須受日本海軍之扣留，以便檢查登記執照及文件。「此點非為權利問題，而為日人之要求。」星期三（二十四日）英商郵船朗浦拉號由星洲駛港，行至橫濱島西南四哩海面時，突被日驅逐艦一艘勒令停駛，並派員登輪檢查，備極

騷擾。當時船主即向香港海軍當局報告。港當局即派女為號軍艦護送朗浦拉號至港。同日下午二時，法郵阿拉米斯輪在香港海面十七英里處遭日海軍登輪搜查。上海法國海軍當局接得是項情報後，即向日當局提出嚴重抗議。由此二事，可知日本現行所採取的干涉行動，非常積極，倫敦華盛頓方面，正加以應切注意。英下議員漢德森詰問政府：「傳聞日本欲封鎖中國海岸，如此說果確，是否不與國際公約大相抵觸，政府可否於日方封鎖海岸時，在中國海上設立護送隊，以便保護英船免遭非法干涉。」外次白特勒答稱：「政府因有此謠傳，故目前對於保護英國航業之問題，正予以緊急之考慮，此種封鎖，確於國際公法抵觸云。」

美國政府首腦部對於日本封鎖中國海岸事表示謂：日海軍之封鎖中國海岸，實違反國際公約，日本除非向中國宣戰，負一切責任外，不能享受此種權利。

據一般觀察，日本妨害英法郵船之航行，而並未阻撓美輪柯立芝總統號使美國得暫時滿意。美國方面尚須待法國考慮何種最後立場後，然後商討與美國密切合作，採取經濟上報復手段，此點尚須看未來局勢的如何開展，方能知曉。

二 鼓浪嶼日軍拒不撤退

句話，但已把日本的色厲內荏的醜態，完全暴露出來了。

四 日圓價格暴跌

勢將變成廢紙

在過去不久，這一週間，日幣顯示着傾瀉的貶值，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據日本大使館發言人詭辯：「這種情形無足深異，此後恐怕還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就是說日幣的價格，還要繼續跌落於去年六月間法幣百元換日圓九十五元弱，十二月換日圓九十二元，當時法幣在黑市場上的外匯價格為每元合英金八辨士，日圓在黑市場的外匯價格也在八九辨士之間，及至最近，上海法幣在黑市場依然維持八辨士的價格，而日圓對法幣的兌換率每百日圓祇值法幣八九元了。這次上海日圓價格的暴跌，絕不是偶然的現象，乃是日本實施戰時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二年來對華侵略戰的費用，已在百萬萬元以上，以先天不足的日本，那裏來這許多錢，自然只有仰給於紙幣和公債了。紙幣膨脹的結果，就是幣價的貶落。

金融界人士預料，日幣已趨向將成廢紙之途，如舊俄之盧布，德國之馬克然。日幣的崩潰，正是國內經濟崩潰的先兆。

五 鄂省日軍傷亡慘重

我軍控制整個戰局

豫南、鄂中、日軍集中浙河、安陸、大洪山、應城、天門、京山、鍾祥一帶，作困獸之鬥，一週來激戰結果，日軍傷亡達二千餘人。以襄樊為攻擊主眼的日軍第三、第十三、第十六等師團，均遭慘重損失，尤以第十六師團為最。此次日軍攻擊鄂北，原擬施其兩翼包抄的偵策，但我軍事當局早洞燭其奸，以平漢線東之部隊，越路向西推移，豫西部隊突趨鄂北，同時鍾祥、漢中兩路部隊，處處出擊，造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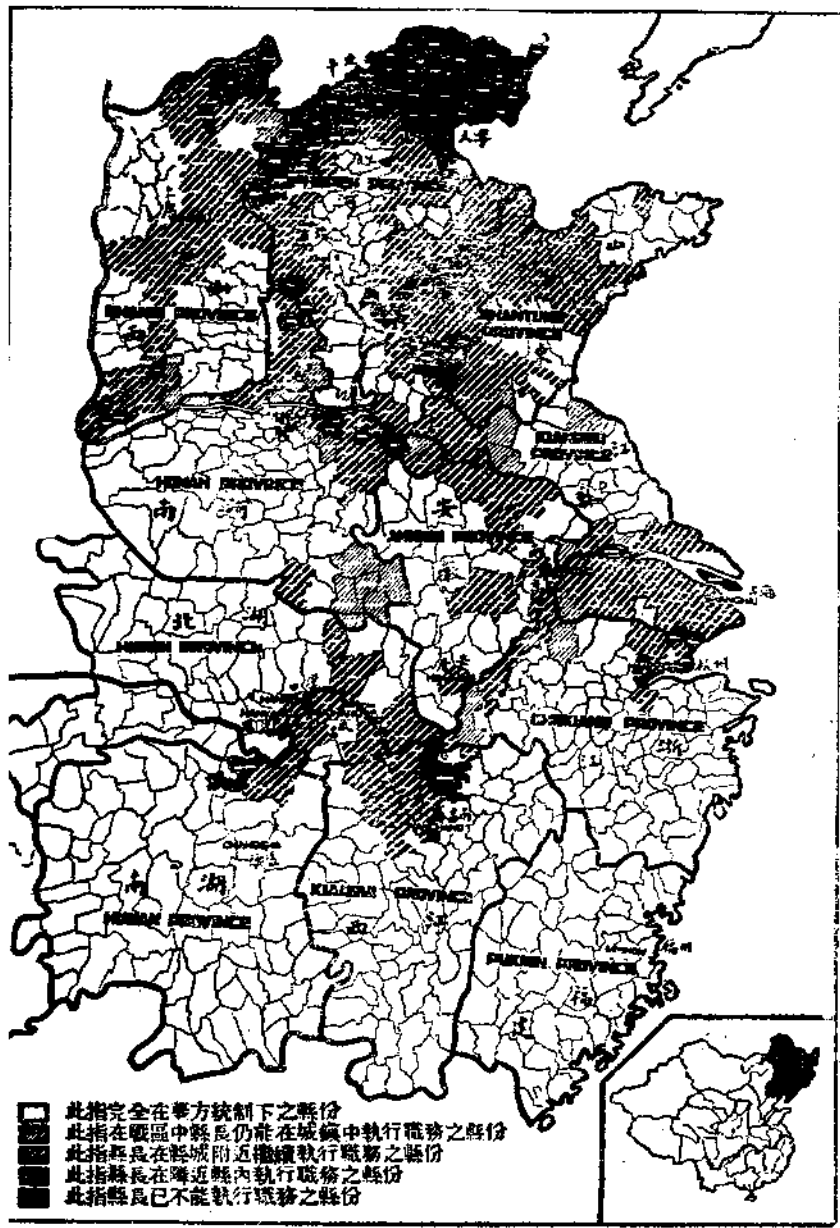
包圍之優勢，使日軍在大洪山附近無法立足，不得不潰竄至京山、安陸間，我軍遂將鄂北重要據點隨縣、棗陽、克復。現整個湖北戰局，完全在我軍控制之下，各綫大軍雲集，佈置嚴密，使日軍局促於武漢附近，寸步難行。

六 我國債信十分強固

建設軍需公債發行

我國抗戰將屆二年，但國內經濟基礎仍十分鞏固，財政部為維持債信起見，所有到期各債均照常償付，深得中外人士的信仰。總計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起至民國二十八年三月止，共償付外債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六萬四千五百零八元，內債三萬三千一百六十五萬零三百九十二元，兩項合計共為五萬三千零四十一萬四千

九百元。民國二十八年，國府發行建設公債總額為六萬萬元。第一期三萬萬元已於四月一日發行，第二期三萬萬元定於八月一日發行。國府除發行建設公債外，又決定發行軍需公債，總額亦為六萬萬元。第一期三萬萬元准於六月一日發行，第二期定於十月一日發行。兩種公債之還本付息基金，均歸上海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保管，指定中央銀行及其它委託之銀行經理付欸事宜。國府發行這兩項新公債，對我國抗戰前途實含重大意義：(一)建設公債完全用於國內建設事業經費，期使內地建設完成充實抗戰力量。(二)軍需公債旨在充實第二次軍需費用，於軍事之勝利，尤有重大關係。凡是中國國民都有承認這兩種公債的義務。尤其是身處孤島的同胞，不能直接效勞前方，那至少在經濟上要多盡一點國民的天職。



何幾得所本日，年二戰作

國際一週

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雨君

在這一週內，國際上起了非常的變化，一為德義同盟條約的正式成立，另為英法蘇三國談判的急轉直下，使國際上兩大陣營，劃分得清清楚楚。未來世界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兩種勢力的消長。

國聯行政院會議，對於中國的申訴，雖仍作空泛的決議，但在目下的環境中，國聯機構軟弱無力，仍能作如此的決議，當可表示出正義還在人間，今後祇有待列強的履行決議案了。

一 國聯行政院開會議 籲請各國個別援華

國聯行政院於二十二日，開會討論中國申訴時，我國代表顧維鈞出席發表動人演說，籲請各會員國擴大對華經濟援助，並具體提出兩項建議：（一）申請國聯各會員國予中國以金融上及物質上之援助，以鞏固其抗戰及救濟其難民，制止足以滅弱中國抗戰之任何事件，勿再以繼續侵略所必需之戰具及原料，尤其為飛機與汽油等供給日本，並限制日貨之輸入；（二）成立一團體，以便對上述各項計劃之已經或將予採行者，加以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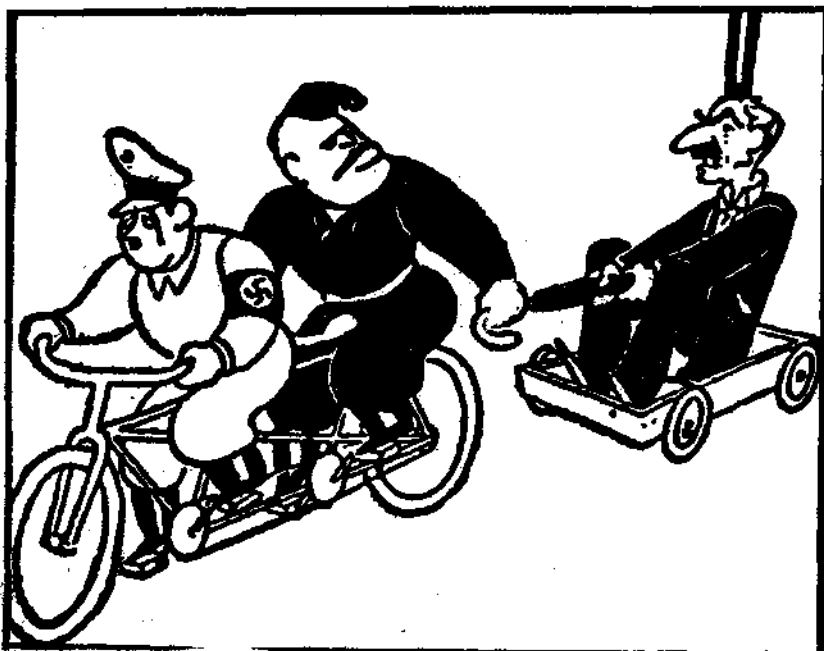
末後並陳述中日戰况，「中國因決心對日抗戰，不盡用其存儲之武器，並銷耗其人力及經濟富力二者

之潛能的資源，現正為世界和平陣綫之前鋒；如中國自始即屈服日本之威脅，或停止抵抗侵略，並接受日本之統制，則其及於目前歐洲緊張局勢之影響，與夫民治國在遠東之權益將有何遭遇，此不必富有思想者即能想像及之。中國自放棄陣地戰而改用流動戰後，已使侵略軍隊失去集中攻擊之固定目標，並使其對於在何處能以摧毀之打擊加於華軍，茫然無所適從，新戰略已助華軍恢復甚大之主動力，並使華軍得在各地點同時攻擊敵軍。日軍會圖截斷中國之海外供給兩大路綫，終未能達其目的。美國飛機廠均遵上年七月間美政府之勸告，不再以飛機售予日本，故其飛機之輸出遂告停頓。」

顧維鈞演說後，英外相哈立法克斯動爵繼起答覆顧博士之呼籲曰：「中國赫赫有名之代表，以其生花之舌，為其國家之抗戰而呼籲。余意其言已再度鼓起吾人全體對中國人民所受慘烈痛苦之激昂情緒，不啻唯是；且使吾人全體對中國人民忍受痛苦所表示之堅毅勇武，不勝欽佩。距今兩年餘，世界被迫目擊戰鬥之景象，在此戰役中，中華全國為其一鄰邦以新時代戰術所有之手段加諸，而此鄰邦之最後利益，人人以為宜用以培植友誼與好意者也。中國人民之抗戰，已引起深切普遍之同情，英政府亦充分具此同情。」

國聯行政院至五月二十七日續開會議，乃通過下

列兩決議：（一）中國之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因被日本侵犯而受威脅，爰乃英勇抗戰努力自衛，該國民族因而備受痛苦，行政院茲特再度向該國表示深切同情之意，並認為援助中國辦法併救濟難民暨臨時所認為切實可行之辦法在內，務望其發生實效。各國凡與遠東局勢演進直接有關者，正聯合一致有所舉動，行政院并以極大關切之念，注視發展情形，其對於某某國業以若干項辦法援助中國者，亦復表示滿意。所望此種辦法能以廣續推行，而行政院與國聯大會迭次所通過之決議案，亦由各會員國廣予實施，各會員國並與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就切實援助中國辦法加以會商。（二）



別給他們拉了跑！

行政院因國聯大會業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先後通過決議案，又因中國代
表宣言若干會員國與非會員國，均已勸告國人勿以飛
機供給日本或逕自予以禁止，甚為注意，爰乃申請各理
事國暨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各委員國之派有正式代
表駐在中國者，咸就日本飛機轟炸普通人民情事，彙集
詳細報告，立即通告行政院。

國聯行政院的決議，雖然仍屬於空泛之辭；但在國
聯機構軟弱的今日，仍能勸告各國個別援助中國抗戰，
不能不引為相當滿意；我們惟有希望國聯的台柱，尤其
是英法諸國，切實履行盟約與決議案，同時相信，欲挽回
國聯的威信，也唯有從制裁日本侵略中國做起。

一 英蘇談話急轉直下 即將成立互助協定

英國所提出的新對案，為蘇聯所拒絕後，英蘇談話
似乎已陷於僵局。但由法國的出面全力斡旋，又使英蘇
談話有成立妥協的可能。而英外相哈利法克斯，因赴日
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先於五月二十日抵巴黎，與
法國當局進行談話，商定英法對蘇聯的共同態度；同時
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亦到巴黎，與達拉第龐萊等，交換
對於英蘇談話的意見。傳聞英法在巴黎即商妥一種折
衷方法，至哈利法克斯與邁斯基同車抵日內瓦後，哈利
法克斯即將折衷方案，向邁斯基提出，內容為：英法蘇三
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但須至簽字國三國之一遭受侵
略時，始發生效力。此項方案會將直接侵略與「間接」
侵略，予別界說，直接侵略乃指英法蘇三國之一遭受攻
擊而言，「間接」侵略則指三國所保障各國遭受侵略

而言，而三國所當簽訂之軍事同盟條約，則專以對付直
接侵略，三簽字國之一若果直接被他國攻擊，其他兩國
均當立即出兵援助。若僅遭遇間接侵略時，即英法蘇三
國之一所保障之一國，遭受侵略，並要求保障國出兵援
助時，則英法蘇三國均當以適當方式予以援助。如此辦
法，一方面可將英法兩國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之優點，
予以保全；一方面可將各關係國凡不願與蘇聯過於密
切合作者，一切顧慮，予以消除，洵可謂一舉兩得。

不過此項辦法，尚須經過英國內閣的決定，哈利法
克斯乃自日內瓦返倫敦，向內閣報告英法談話的經
過，折衷方案的內容，內閣旋即決定，在原則上與蘇聯成



同聲共調，臭味相投。

立互助協定至於英蘇互助協定的細目，則待邁斯基返
英後，與哈利法克斯商定。

英法蘇三國互助協定的即將成立，當可視為德義
締結軍事同盟條約所促成。自此在歐洲侵略集團與反
侵略集團的兩大壘壁，自將格外分明。

三 德義成立軍事同盟

正式條約業已簽字

德義外長在米蘭進行談話，決定兩國成立軍事同
盟後，義外相齊亞諾乃於五月二十一日抵柏林，二十二
日正式簽訂德義軍事同盟條約，該條約的要點如下：

(一) 簽字國對於雙方共同有關各項問題暨歐
洲時局問題，常川保持聯絡。

(二) 簽字國之共同利益，若果感受威脅，應即交
換意見，簽字國一方利益倘受威脅，其他一方當在政治
外交上予以援助。

(三) 簽字國一方若果遭遇戰爭，其他一方即當
在海陸空三方面，以全力援助之。

(四) 簽字國雙方關於軍事以及戰時經濟，應密
切合作，並應組織兩個常設委員會，各由雙方外交部長
主持之。

(五) 簽字國雙方相約不得在戰時分別簽訂和
議。

(六) 簽字國雙方對於其他友邦之關係，應聯合
構成之。

(七) 本條約自簽字日起，發生效力，以十年為期，
期滿後，得延長時效。

此項協定簽訂後，對於歐洲政局發生兩大影響：(一)促進英法蘇談話，成立互助協定，自此兩大勢力的消長，將決定未來世界的前途；(二)歐洲外交戰，將益趨劇烈，德義極力拉攏日本西班牙加入同盟，而英法則將使各小國，均加入反侵略集團。

所以德義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可謂歐洲政治上最惹人注意的一件大事。

四 英王偕后遊歷加拿大

發表演說呼籲和平

英王偕后遊歷加拿大，不但可以加緊大英帝國內部的團結，而且亦可以促進英美的合作。英王到加拿大後，受到民衆狂熱的歡迎，這種盛況，可以說是空前的。五月二十四日爲大英帝國的節日，英王發表無線電廣播演說：

「歐亞兩洲之文明，今確處於驚風駭浪之中，舊世界或須仰望新世界之指導。吾人不時云及舊世界與新世界，不列顛帝國最大任務之一，厥爲使帝國成協和兩世界之連鎖。在歷史長久時代中，指導世界文明進步之前進與固定目的者，爲歐洲之思想，惟感化之潮流今已不復如曩時之汹涌。歐洲基督教之文明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由內部自相水火，吾人現正勉力恢復其標準，不過爲功少而且艱耳。亞洲今亦在迅速變遷中，思想已深受驚擾。當此舊世界正在動盪之中，而賴新世界之成功予以希望及指導，此非正當其時乎。種族思想或將成一危險而崩裂之動力，惟英美兩國已在加拿大證明彼等力能保持其光榮與顯著之文化，此既能鼓舞加拿大，而同時復能協力建樹較單獨所能成功者更廣大之自

由與安全，此非北美歷史中所應受尊重之唯一章段，已往百年中，加拿大與美國曾祛除彼此目的與利益上種種嚴峻之異見，而從未有爭執曾用武力或威脅獲得解決，賴上帝之佑。今無一人將思及加拿大與美國人民之間，今後或用及此種裁斷者。信仰理智與公道，實爲不列顛帝國今日進行一切所秉守之主要主義之一，此則



德人目中的牛大王(大不列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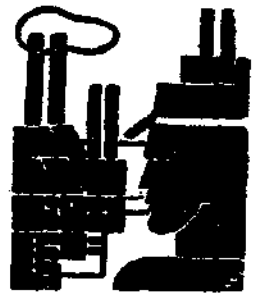
吾人與美人相共有者也。帝國之真正偉大，非專賴其富力，亦非賴能統治其他民族，此不過爲一種工具，而非目的，或主義也。帝國之目的，厥在以平常之計劃使人人獲得自由與公道，而使之安然不受內外之攻擊。帝國之能稱爲其自己國內及全世界人民服勞者，僅賴以過加諸

億兆家庭中人生上之精神的尊嚴與物質的快樂耳。英王末乃特殊勉勵青年之聆者，命彼等當牢記真正進步之關鍵，乃在信仰希望愛情三者。」

五 蘇聯最高會議開幕

各族均有代表出席

蘇聯最高會議已於五月二十五日夜在前俄皇殿中，開一九三九年之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一百餘種民族之代表一千二百人，集俄羅斯、中亞細亞、西比利亞、蒙古、高加索等處之代表於一堂，形形色色，爲他國國會所未有。俟史太林與內閣諸員入會議室後，即舉行開會儀式，議程中最重要事件爲外交。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將先發表言論，而後由會衆開始關於國際情勢之一般辯論，大約莫洛托夫將說明前外長李維諾夫辭職之原因，而國防與第三屆五年計劃亦將在辯論之列。真理報發表社論云：「蘇聯最高議會三屆常會之舉行，正值重大時機。不久前蘇聯共產黨十八屆代表大會鑄定了第三五年計劃，亦即爭取新的歷史勝利，向共產主義徹底完成邁進之計劃。三屆全會之工作，將促成工農及知識份子之進一步動員，以取得社會主義之新成功，完成一九三九年度計劃及進一步提高勞動大衆之福祉。全國勞動大衆方用新式生產成績慶祝三屆全會，大工廠作坊數千家業於期前完成其生產計劃，以值達億兆盧布之額外產品貢獻於國家。此乃第三五年計劃社會主義競賽之成果，此即勞動大衆所發現而用以報效祖國之後備精力。蘇聯民衆一致擁護自己選出之最高會議員，將密切注意本屆常會之工作。」



日本在游擊區的經濟掠奪

嘯雲

一 引言

本年三月九日，日陸相板垣在國會與民政黨議員提康次郎關於在華日軍給養問題，曾有如下一段問答：

提氏：『爲了便於長期駐兵，一切給養應就地取給，陸相以爲何如？』

板垣：『關於物資就地自給自足政策，不至成爲問題。』

提氏：『從就地取給這一原則出發，第一應在中國創設重工業，以造成供給武器之來源。第二應擴充糧食生產。第三應增產棉花，羊毛以造成被服自給可能性，對這三點陸相意見怎樣？』

板垣：『關於羊毛、棉花正在計劃中，糧食亦盡可能擴大生產，以期能就地取給。至於重工業，亦在計劃中，但是否能達到製造兵器地步，現時尙不可知，不過在「滿洲」現在已經實現了。』

提氏：『駐兵費一部分，本席亦認爲應由「中國」方面負擔，這點陸相以爲如何？』

板垣：駐兵費由「中國」方面負擔，這是「應毋庸議」的當然事。』

從以上所引這段問答中，顯然暴露出侵略者是如

何夢想不化本錢，實行對游擊區的物資掠奪，以供應其在華的侵略戰爭。

實際上，日本想將其侵華的戰費，完全轉嫁於中國人民身上，早已成爲他們固定不移的決策了。

二 日本的經濟掠奪計劃

然而，日本怎樣來達成其「就地取給」的目的呢？方式自然不外兩種：(一)在游擊區實行經濟掠奪；(二)在游擊區進行資源的開發。

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日本爲達到上述目的，曾擬定了範圍異常廣大的經濟侵略計劃。例如在華北，因有極豐富的礦藏可資開發，日本便以此爲目標，而設立了「華北開發會社」。在華中，因一切事業，過去均已具有規模，無須重新創造。於是日本便以恢復爲炮火所毀的舊有事業爲中心，而創設「華中振興會社」。日本爲巧妙地進行游擊區的物資掠奪，它不但強迫華人行使其一錢不值的軍用票，並且組織銀行，發行大量偽幣，作爲就地發發物品的手段。

現在爲針對着日本在游擊區這一企圖而決定適當的對策起見，關於它的經濟掠奪的具體計劃，有更詳細探究之必要。

第一，所要進而論述的，是「華北開發會社」。大家知道，「華北開發會社」係去年十一月七日設立，它是日本對華北進行經濟侵略的總機關。在它底下，尙有如下幾個小會社：

A 華北電氣會社 該會社係去年年底成立，資本額預定爲一億元。其目的在獨佔華北區內電氣事業之經營，如各市鎮的電氣設備，各種電氣機械與器具的販賣及租賃等。該會社並擬於今後五年內，使華北發電力增至十萬基羅。

B 華北礦業會社 這個會社的主要侵略目標有二：(一)鐵礦在該會社的計劃中，以龍烟鐵礦爲其開採的中心。其次即爲經營石景山煉鐵廠，太原及陽泉製鐵廠，並計劃將製鐵能力盡量擴充，俾於今後五年內能採取礦石三百萬公噸。鐵礦八十萬公噸，鋼材四十萬公噸。(二)爲煤礦，該會社爲滿足其製鐵所需要，除企圖恢復華北原有煤礦生產外，更擬大規模經營大同中興、六河溝、淄川、坊子、井陘等六大煤礦。並計劃於五年後，將生產力增至三千萬公噸。對於提煉煤油方面，亦擬於今後五年中完成年產一百萬公噸之產量。

C 華北電信電話會社 這個會社的資本額，預定爲三千五百萬元。其主要任務爲經營華北有線與

無線的電話電報，及海底電線，並計劃以北平、天津為中心之國內線，和由北平、天津至東北，由北平至蒙疆等線，近更擬擴增線路，完成「日支滿」的電線網，貫徹其「通信政策」。

D 華北交通會社 該會社之資本預定額為三億元。企圖統制和經營華北水陸交通及其他業附屬事業。如鐵路方面，該會社對於「京漢」、「津浦」、「正太」、「同蒲」、「京回」、「京山」等鐵路之整理修復，對天津、青島、秦皇島、芝罘、威海衛、龍口等港灣之進行改造，擴大企圖將華北與東四省的交通聯成一片，以便利其本國對華之物資掠奪等。

E 華北產金會社 該會社資本約一百餘萬元。其主要任務為開掘河北省遵化附近一帶之金礦及其附屬事業。

F 華北棉花會社 這個會社的資本額預定三百萬元。其主要經營目標為：(一)倉庫業。(二)軋棉與打包廠的設立與經營。(三)混棉工廠之經營。(四)農耕用品之販賣及上述各項附屬事業之經營。該會社並擬於今後三年內，將華北的棉產增至「事變」前三倍，即年產五百萬担。

G 華北鹽運會社 該會社的資本總額預定為三千五百萬元。擬將華北兩處鹽區——即塘沽之長蘆鹽及以膠州灣為中心之山東鹽區恢復原有生產。並計劃今後五年中，將生產力增至二百萬公庫——(以上參見日本中外商業新報與國際經濟週報)

第二、需要進而敘述的，是日本對華中方面的經濟掠奪。日本在華中進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為「華中振興會社」。該會社自成立後，即圖謀恢復和振興上海、南

京漢口及揚子江流域一帶各項事業。為便於進行掠奪，該會社亦組有下列附屬會社：

A 華中鐵礦會社 該社資本總額預定為一千萬元。以經營安徽、江蘇兩省鐵礦為目標。其計劃為先行調查各地礦產，然後開掘凸凹山與南山所產鐵礦石，供給日本「鋼管會社」及「鶴見製鐵會社」。同時，並計劃開採南京與蕪湖間，太平與銅官間之桃冲鐵礦區。並擬於五年後，能增至年產五百萬噸之產量。

B 華中水電會社 這個會社資本預定額為一千五百萬元。以獨佔和經營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等處之水電事業為目的。據傳，參加該會社者，已有南市、閘北、浦東、南翔、真茹、大場等電氣公司，及其他兩個自來水公司，企圖恢復舊觀。並望將來能推及於游擊區全部。對於南京、蘇州、無錫、杭州等處之水電公司，該會社亦擬採收買方法，擬加以吸收。

C 上海內河輪船會社 該會社資本預定額為二百萬元。企圖以上海為中心，經營七大內河航線及黃浦江上流一帶水運事業。該會社共有輪船二十六隻，借自軍隊的十一隻。租來的約七十五隻，往來行駛於上海和內地之間。

D 華中電氣通信會社 該會社之資本總額預定為一千五百萬元。凡華中區內電信事業如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等都市中一切有線無線電報及電話，均歸其經營。並擬恢復與擴張對歐美、南洋各方面的無線電報。華北海底電報，以及電氣通信等附屬事業。

E 上海恒產會社 這個會社的資本預定額為二千萬元。以復興建設上海的南市、閘北等為任務。此外，並擬經營上海之道路、港灣，和其他都市建設事業。

F 華中都市公共汽車會社 該社的資本額預定三百萬元，以恢復過去各線汽車行駛及南京、上海等地公共汽車事業為目的。

G 華中鐵道會社 該會社以上海為中心，經營與恢復「京滬」、「滬杭甬」、「蘇嘉」等江南四大鐵道運輸為目標。

H 華中蠶絲株會社 該會社的預定資本約八百萬元，以經營機器蠶絲、蠶種製造及分配，絲繭加工，土絲買賣，及與上項有關之事業為目標。該會社為壟斷杭州、蘇州、無錫、湖州等地的繭絲，近更擬於本年度至少恢復絲廠四十三所，簽數一萬一千，出億種六百萬張，設繭行三百餘所等侵略計劃。(參見同上)

第三、日本不但對華北中的游擊區，有上述等經濟掠奪的組織和計劃。即對於華南方面亦然。據日本讀賣新聞載稱：日本對華南以廣州為中心的經濟掠奪，不擬另起爐灶，現已決定使「台灣拓殖會社」擔負此項侵略的新任務。該會社資本已增至一億三千萬元，廣東等地的製糖業，據傳已為其統制。

日本對游擊區物資方面的掠奪計劃，已如上述，在金融方面，日本為搗亂中國之金融，除推行大量等於廢紙的軍用票外，更於去年三月十日，在華北設立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大批不兌現的偽鈔，希圖用以奪取中國法幣，攫奪外匯基金，以動搖法幣的基礎，同時並以此種偽幣作為掠奪游擊區人民的物品，以減輕其財政負擔，並企圖藉此排除第三國在華的商業與貿易的權益；而加強其自身對游擊區的經濟掠奪和統制。

最近日本因華北「聯銀」偽幣價值暴跌，軍用票的使用價值亦日益降低，於是又在上海組織「華興銀

中國決勝基點在那裏？

Haldre Hanson 墨渣譯

美國名記者哈特爾遜最近遍游中國各個戰場，深入火線，農村，甚至敵人的後方。從實地的觀察中，發見中國最後必勝的因素，這不是光談理論的先生們所能理解的。原文刊於美國權威雜誌民族週刊。

一個新聞記者，從中國的戰場上倦遊歸來，看見美

國輿論界關於中國問題各執一詞，而感到迷惘惶惑，知莫所從適。有一種人——悲觀論者或所謂「現實主義者」——以為中國斷肢折肱，已經陷於萬劫不復的困境了。她失掉了一切主要的商埠，鐵路和工業，一切重要的歲入來源。她的軍隊支離破滅，崩潰瓦解，再也不能作戰了。根據正統派經濟學的許多規律推測起來，她的敗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在遺憾得很，但我們看見這種事情發生在阿比西尼亞，在西班牙，視死不救，徒呼負負而已。還有一種人——樂觀論者或感情主義者——相信中國已經挽轉了戰爭的逆流，眼見着勝利便在眼前。蔣委員長長的軍隊嚴陣以待，固守了長時期，中國游擊隊支解着鐵路運輸，殲滅着敵軍小隊。日本的金融機構，好比風中的殘燭，若明若滅，搖搖欲墮了。中國的反攻即將乘機舉軍，這一戰，將把日本人逐出都門，像一地氈似的隨手捲起來，一直捲到東海之濱，變成一星海沫，消失得無踪無影。

今日細心於東亞的政治觀察家，對於這兩派說法，連一個蚌子也不敢打賭。日本和中國好比兩個旗鼓相當的拳鬥家，現在已進入了持久戰的第四個會合，雙方經過三合的血戰，現在身心俱疲，正在靜靜的打着，節約着各自的力量，鹿死誰手，誰也不敢為之預斷。

日本距離破產還有相當的距離。她的金準備雖然薄弱，但——伴同加緊的生產——尚足以再維持十八個月。她目前和近東以及南美訂立的貨物交換協定，使她在金準備消竭了一年之後，還能從三角貿易中取得武器的接濟。目前東京方面的踟躕不決，倒還不由於危險萬分的金融緊縮狀態，而是由於作戰目的之游移不定。當各方一致相信歐戰正在得益逼近之際，日本不肯把陸軍後備盡數驅入中國戰場，她在未來的大戰中，還決不定去和天字第一號的大怪物蘇聯搏鬥呢，抑或還是乘機攫取英法在遠東的利益。

遠東的暫時安定，並不是說日本已經完全精疲力竭，當然更不能說中國已經認輸了。蔣委員長的一百九十八個師團，依然一毛未傷，比一九三七年更有經驗。現在正被訓練著從事流動的戰爭。三分之二集中在漢口以南，粵漢鐵路的近處以及南部沿海一帶。剩下來三分之一，則安屯在漢口的西北，防守着漢水和臨海鐵

行」發行的偽鈔，企圖以此種新偽鈔代替日元與軍用票的機能。以達其調換法幣，奪取外匯，搜括物資等「就地取給」之目的。

日本對游擊區的經濟掠奪計劃，從上述各方面看來，雖是至堪驚人，但一究實際，却並未獲得若何的成功。話雖如此，但若因此即忽視日本此項掠奪計劃那就大錯了，因日本的經濟掠奪計劃，過去之所以沒有什麼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其主觀力量的薄弱，（如資金缺乏等）但中國之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力量，不斷加以破壞和防止，實亦促其失敗之重要因素。目前日本正加緊其對游擊區的經濟掠奪，企圖實現其「就地取給」，「以戰養戰」的毒辣政策，我們實應採取更有效積極的對策以擊破日本的經濟陰謀。

三 中國應取的對策

對於日本在游擊區的經濟掠奪，中國方面究應採取怎樣的對策呢？在原則上，應當注意的，約有以下幾點：

一、阻止和縮小偽幣的流通 日本在游擊區

內以刺刀強迫中國人民使用其毫無準備金的偽幣，其目的無非是想以此套取法幣，購買外匯，動搖中國抗戰的金融基礎，並企圖以此種一錢不值的偽幣，掠奪游擊區內各種農產物資，供給軍用，借以彌補其國內原料的恐慌。對於日本此項計謀，中國方面必須在游擊區採取種種必要的措施，阻塞和杜絕偽幣之流通。對「華興銀行」等偽金融機關所發行的鈔票，要作廣泛的拒用宣傳，使游擊區人民都深深了解拒用偽幣的意義，而自動

路現在大部分的軍隊，都已刪蕪存菁，在質上已臻於嚴正一律的佳境，軍事專家們不再說我們是「殘軍敗隊」或「軍閥時代的烏合之衆」了。和外間傳說恰正相反，中國並沒有喪失重軍備。我在去年十二月一日，訪問蔣委員長的總部的時候，就親眼看見在廣場上停放着二百三十六架坦克車，一千二百架野戰重砲，這些都留起來，預備在預定的一九四零年至四一年之冬的中國全線總反攻中加以運用的。

這次預計的反攻是一個臥薪嚐膽，長年堅苦的計劃，牠的成功端賴乎三個缺一不可的條件。其一，中國西南部的經濟發展——新築公路，鐵路，鑛藏，兵工廠以及一般的工業——必須能够出產或換得充分的武器。俾便支持抗戰，積年累月而不稍鬆懈。其次，日本在國外的信用，必須失墮到嚴重的程度，金準備和出口貨兩蒙其害，而後始克有濟，因為只有國內和戰場上的種種危機合併起來，才能致日本於死地，而引起軍事的總退却。最後，在軍事上，專門講究像毒蚊子般的咬人一口，在經濟上，專門講究怠工破壞的中國游擊隊，必須拿出堅苦卓絕的精神來，支持抗戰到底，消耗日軍的士氣，剝奪日軍的武裝。中國在這次偉大的民族殊死戰中，蔣委員長不但寬仁爲懷，改編了舊日的紅軍，使成爲統一紀律的第八路軍，在華北動員了三十萬的「巴爾底山」；而且現在還準備把自己軍隊的三分之一，人數約有六十萬之多，轉變爲流動的單位，潛伏在日本戰線的後方作戰。

正統派的軍事專家將發問：中國把她的將來賭賽在一種不易取勝的戰鬥方式上面，豈不是至愚不可及嗎？英國人沒有用超越的武器，把布爾人掃蕩了嗎？法國人沒有用同樣的手段，攫取了里夫人的命脈嗎？日本人

沒有把滿洲的游擊隊驅逐到深山僻地里去，使游擊隊無從實行他們的破壞計劃嗎？對於這一切問題的回答是：是的，但中國游擊隊的整刺作用，決不是光用軍事學的碼尺所可測量的。中國游擊隊的戰略，在歷史上還沒有前例可資引證，可以拿來與之媲美呢。

首先，我們得記着，日本軍的霸佔中國，雖然好比水銀瀉地，無處不到，牠所佔據的，不是整塊的土地，而是鐵道、河流、公路的整個的網狀系統。日間，勢力分散的日本駐防軍，可以統制交通線兩旁的狹長的土地，到了晚上，侵略者只好縮到車站附近滿佈了鐵絲網的沙袋堆裏面裏。對於鐵道四周的廣闊的田野，對於千百萬鄉村和城市的居民，日本人簡直一點統制的力量也沒有。

這是一九三七年的情形游擊隊，在當時帶着純係年青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的，帶着家裏的土槍土棍，就這樣匆匆入了夥。他們的口號，不是救國家，而是救家鄉。一九三八年年末，我費了四個月的光陰，隨華北游擊隊作戰，我曾問過好幾百個人，他們所以要參戰的動機；我得到了千篇一律，異口同聲的答覆：「我的車子和牛，被鬼子偷跑了；」「我的家屋被燒燬了；」「我的穀倉被洗劫了；」「我們村裏有八個女人被強姦了。」日本假使對於市民的生命和財產還存一點假惺惺的憐恤的話，我想作戰的情形說不定會改變一點呢。日本人的殘暴引起了羣衆的猛烈反抗。

將這種敵愾同仇的感覺，匯集在游擊戰爭的洪流裏，——這實在是中國軍隊偉大的貢獻，他們懂得第一步應該從何着手，鐵路四圍的每一個年青村民，必須訓練成爲一個自覺的「巴爾底山」——就是說，支持游擊隊作戰的一個份子。如此，在每個村莊建立了一種民主的

遵守財政部拒用偽幣的通令

二、對日軍盤據區厲行經濟封鎖 日軍在游擊區所佔據的僅有若干都市，日本雖然企圖用都市征服農村，交通控制生產等資本主義的方式，以達其真正統治游擊區的目的，但如果我們對日軍所盤據的區域，能實施反封鎖政策，即使農村與都市的交往完全斷絕，那日本也就無法達其目的了。因都市得不到農村的滋養，就剝削不了農村，都市本身也就無法繁榮；更不能進而支配農村。如果中國能運用武裝力量，對日軍所佔據的交通線，給予無休止的破壞，那日本也就無法運用交通線，來控制游擊區內的農村生產了。

三、推行不合作運動 在日本企圖利用游擊區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對華侵略戰爭的情形下，中國必須針對着這一陰謀，在游擊區內推行不合作運動，使游擊區的人民，不向偽組織完糧納稅，不坐日人經營的火車、輪船；不買日本的任何貨物；同時，亦不賣任何物產與日人，使游擊區人民完全不與日人發生經濟關係。

四、擴大與加強游擊戰爭 在游擊區內，要想使上述的防禦策略順利進行，不但要在游擊區作普遍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更必須努力擴展和加強游擊戰爭。只有游擊戰爭的日益擴展和游擊軍的力量日益強大，才是游擊區防禦計劃順利進行的主要保證。而上述的防禦策略，若果能全部實現，那末日本在游擊區的一切經濟掠奪計劃如就地取給的政策，不但絕難達到目的，即其留駐於游擊區的軍隊，亦必由動搖而趨於潰滅。

組織，吸收當地全部的居民參加，沒有得到鄉村評議會的認可，不得任意徵集錢稅，任意徵發食物，任意拉伕招兵，同時，又給農民們開了教育班，利用夏天的黃昏，在鄉塾裏，借了洋油燈昏暗的光芒，攝取集羣力量和團體行動等等新的思想。專制政治下宛呻吟了那麼久的中國農民，到現在，才開始嚐味了政治的自由，準備爲爭取自由而鬥爭。這是游擊隊中間所以有普遍一致的呼聲——「我們不願做日本人的奴隸」——的原因。

政治訓練之外，游擊隊還給予一般農民以非常值得憧憬的許多經濟利益。租佃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利息限定每月至多只收二厘。錢業經稅重新分配，把主要的負擔放在富農的身上。游擊隊馬隊中的馬匹，在春耕秋穫的田忙時分，得以免費借給農民用，農民只要答應和日本鬥爭，就可以得到所有這些利益。

在華北百分之六十的區域裏，建立了強大的軍事根據地，他們動員年齡在十七至廿五歲之間的年青農民，自動擔任整天整夜的軍役，以保衛他們的家鄉。每一個人領受一套制服和三個月的初步訓練。他們並不是美國革命時期中胡亂應事的那些「半路出家者」。他們的確受過基本的訓練，他們善於利用輕重機關槍，手榴彈和刺刀，射擊和臨陣是他們拿手的絕技。

最初，游擊隊志在出其不意的襲擊日人佔領中的鐵路，可是後來，日人增強了防禦力量，游擊隊不得不放棄正面的衝突和直接的進攻，改變戰略，誘敵深入，俾便用預先埋伏好的奇兵一鼓而擒之。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夏湖北省中央區高陽一戰，那時日軍進展至鐵路沿線四十哩以外，佔據了難攻不落的城頭，游擊隊立刻把他團圍住了，每天，日軍小隊要去焚燒附近藏有游擊隊

的村莊，一定會遭遇到奇兵的出擊。經過了十五天的小隊遭遇戰，忽然改變戰略，採取了公開而直接的進攻形勢，逼使日軍棄甲曳兵，潰退出城，來不及帶走的，有五架摩托車，九尊大砲。中國人只喪有一百八十人的死亡數，而日軍喪失了六百人。

這引起了下面的問題，游擊隊的目的何在？志在殺死日本人嗎？割斷他們的運輸線嗎？抑或還是收復失陷了的城市？我提出這些問題來，訊問山西北部的司令官倪忠仁（Nia Chung-chen）將軍，他的答覆，提供了用以評判農民軍隊打了便跑（hit-and-run）政策的一效率的一種新的標準，「我統率的九萬游擊隊同志，他解釋道：『目的不外乎第一，加強並保衛我們的政治根據地；第二，在這些區域裏進行怠工破壞的工作。』他又進一步，作了詳盡的發揮和補充：（一）日人無法向華北百分之七十的農民徵集錢稅；（二）日人的商品無從輸入鄉村的市場；（三）游擊隊造成了封鎖局面，棉花、食料、煤、羊毛等貨物無從「巴爾底山」區域運向日人佔據中的鐵道沿線。無容諱言的，日本人仍舊可以從毗連鐵路沿線的區域裏得到一點煤和鐵，但所得的貨品，不拘在質上抑或量上，却窳敗微弱得可憐。日本人佔下的煤礦，至少有六處被「巴爾底山」炸毀了。

經濟怠工的最動人的方式，是火車之被破壞，橋樑之被炸斷，電線柱之被砍倒。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沒有做到勞倫士在阿刺伯所爲的那種程度，勞倫士有大量英國出品的火藥棉（受硝酸、硫酸作用而成者），做起破壞工作來，自屬事半功倍，輕而易舉了。中國人不得不倚着赤手空拳，倚賴有限的人力，把鐵軌一條一條搬走，又一條一條隱藏在一旁。二百個人在一夜中能够搬

走十根鐵軌，倘以一星期工作一夜計算，一年就可以搬走五百二十根。二十個村莊合併起來，一年就可以搬走足夠日人製造一艘巡洋艦的鋼鐵。

游擊區域的食物出產，在一九三八年度中，因爲敵數和面積縮小了的緣故，實際上反而比一九三七年度增加了。用以製造制服的棉花，當地有的是，真所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鄉村兵工廠，由鐵鑊子取得鐵錐，由土地中取得化學原料。這雖說來，羣衆戰略的三個必要條件——衣、食、武器——巴爾底山却無須擔憂了。手槍和機關槍是他們惟一須要從外面輸入的東西，在目前，三分之一是從日軍手中奪來的，三分之二是從「自由中國」用騾子運來的大刀和手榴彈，則都由鄉村兵工廠自己製造。

將這一切因素加以綜合的考慮，游擊隊似乎是顯而復至，無法根除的。在滿洲，日本人用四十五萬正規軍來對付三十三萬中國游擊隊員，曠日持久，費了整整六個年頭，才好不容易把中國人從平原趕入了深山。這在華北行將成爲更艱巨的事業，因爲日人無論如何不能在人力上勝過中國人，而大部分區域又是崎嶇，多山的緣故。山西游擊軍根據地，業已經過了四次大規模的圍攻，結果屹然未動，似乎是難攻不落的。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妙在能用游擊戰術，在耐久的時日中，在廣大的田野上，以與日人相周旋，靜待敵人精疲力竭，彈盡援絕，然後調動大軍，進行總反攻，一舉而下。中國人并不想在幾星期、幾月裏面有效，而想在幾年、幾十年中收功，中國軍隊打了五十年之久的內戰，軍事領袖現在覺得，在團結一致，禦侮圖存的條件下，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打破這個十年烽火紀錄，而取得最後的總勝利。



北歐諸國中立與歐洲戰略形勢

特如

一 德國羅致北歐諸國

在這世界動盪的局勢中，安靜的北歐諸國，也處於憂懼不寧之狀態。這些國家，包括挪威、瑞典、丹麥、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芬蘭，介乎德俄兩國之間，位於波羅的海之四週。

德意志也是波羅的海之沿岸國，在大戰以前，曾擁有巨大之海軍，以哥尼斯堡（*Königsberg*）斯德丁（*Stettin*）及基爾（*Kiel*）為根據地，控制該海之海面。大戰期間，北海海岸雖被英法艦隊所封鎖，而波羅的海仍在德國控制之下。但在戰後，德國軍備受到和約上之嚴格的限制，遂不得不放棄海上之勢力。北歐諸國因而得享幾乎無須努力的安全。英國是最大的海軍國，對於牠們，保持和睦的外交關係。俄國之海軍比較微薄，而德國竟無海軍之可言。

然在一九三五年，德國宣佈恢復軍備以後，波羅的海之形勢發生變動。英德海軍協定承認德國百分之三的海軍比例。德國迅即重建海軍，回復其在戰前之波羅的海的地位。同時，對於北歐諸國，傳佈國社主義，組織

間諜機關，以圖伸張其勢力。凡此皆足以使北歐國家感覺不安而注意其國防上之建設。

近年來德國之爭霸行動，已震動全歐。各小國皆覺得自危。立陶宛受德國之威嚇，將麥默爾拱手奉還於德。英國見此情形，挺身而出，組織反侵略陣線，以阻止其繼續東進與西侵。希特勒也和義大利訂立同盟條約，以圖對付。現在歐局情勢極度緊張，戰事隨時有爆發之可能性。對於北歐諸國在未來戰爭之態度，德國豈能忽視？而況英蘇之同盟談判已有成功之望。故這些國家的態度愈形重要。所以希特勒在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衆院發表演說，聲明願與歐洲某國家，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之後，德政府即向北歐諸國，分別進行談判，以期確知其對德之政策。

此項談判之用意顯然是：（一）在未來戰爭中，使牠們站在德國方面；即不然，也欲使牠們不作有損於德之行爲。這樣可免除北面所受之威脅，而用全力以對付其他方面。（二）設北海海岸被敵國艦隊封鎖時，德國可從這些農業國家，源源取得食糧與原料之供給。因此，德意志之拉攏北歐諸國，實在也是他準備戰爭的必要

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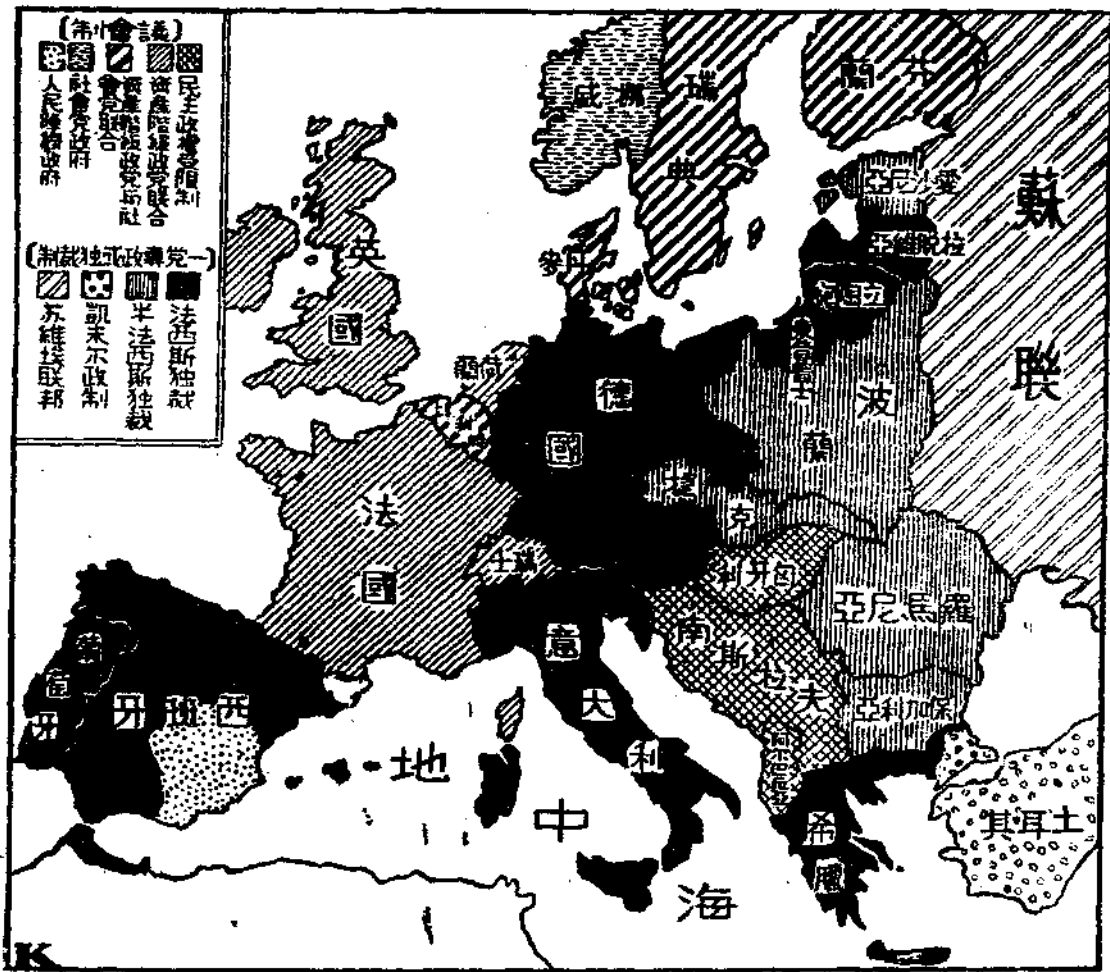
二 北歐國之中立政策

然而北歐諸國自有其傳統的政策。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互相合作，保持和睦關係。牠們各無向外侵略之野心，但期求維持和平與現狀。在過去大戰中，挪威、丹麥諸國極力保守中立，出售原料於交戰國之雙方。戰後波羅的海之東岸新興國，初憂慮俄國之西侵，曾聯合防止共產主義之傳佈，繼擔心於德國之東進，防止國社主義之伸入。牠們曾被認為德俄間之緩衝地帶。牠們以「和平」「安全」為其外交之第一目標，以避免牽入任何集團之糾紛，而以保守中立，為其達到這項目標之必要手段。奧斯洛集團（*Oslo Group*）之主要目的，曾為促進北歐間之國際貿易，但也討論到純政治性質之問題。所以被稱為「中立國之集團」。

在歐洲現行局勢之下，牠們當然仍抱其一貫的中立政策。芬蘭、丹麥、挪威及瑞典等國，因接到希特勒的建議，為決定共同政策起見，於五月九日在瑞京開會。牠們決定重申不加入列強所組織各項集團之意旨，發表公

報略稱：「北歐諸國家仍應遵守上年在挪威京城集議後所發表之宣言。此即北歐國家決定不置身歐洲大國任何政治集團之中，以免捲入漩渦。今四國外長根據該項基礎，就北歐國家單獨或共同與他國締結互不侵犯一項問題，加以討論。一致認為北歐國家在世界所處之地位，仍應採取一貫的審慎政策。北歐國家抱此種決心，

故加入任何政治集團一事，殊少可能。」由此可知，北歐諸國對於未來交戰國，決心保持不偏不倚之態度。例如蘇德若果發生戰事，則北歐諸國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或在經濟上，均當保持中立。實言之，無論就礦砂及他種原料品之接濟，或就各種貨物之轉運過境而論，均當以平等待遇，加諸德蘇兩國。



在瑞京會議以後，北歐

諸國各以和婉的措詞，分別答復希特勒之建議。惟丹麥因與德國壤土相接之故，曾經商獲其他三國之同意，並未完全拒絕德國之建議。至於德國與愛沙尼亞及拉特維亞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之談判，迄向無完成之訊息。總之，北歐諸國之欲維持中立已有明顯之表示。

三 挨倫特島之設防

芬蘭與瑞典兩國為保持其中立之地位起見，同意設防挨倫特島。這也是北歐中立政策之一部份。

該島在芬蘭瑞典之間，位於波的尼亞海灣（Gulf of Bothnia）與芬蘭灣之

交匯點形勢險要。其居民屬於瑞典族。挨倫特島原屬於瑞典，於一八〇九年割讓於俄國之統治，作為芬蘭公國之一部。一八五六年之巴黎和約，規定該島為完全中立地帶，解除武裝。一九一七年芬蘭脫離俄國創立獨立國家，將挨倫特島歸入版圖。但其島民則願意合併於瑞典。瑞典政府根據民族自決原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芬蘭予以拒絕。兩國邦交因此變為緊張。嗣由國聯調解，該島主權屬於芬蘭，惟須保持中立與不設防之地位。對於島民，加以充分保障。一九二一年十月，英法德意波蘭丹麥、瑞典、拉特維亞、芬蘭九國簽訂公約，規定這種解決辦法（當時蘇俄以尚未獲得各國之承認而未曾參與）。

此後，挨倫特問題不復存在。但自一九三五年以後，蘇德邦交日趨惡化，而波羅的海之海權又為兩國所必爭。倘使蘇俄得佔領挨倫特島，則可控制北波羅的海，防止德國海軍之進擾。反之，設德國攫取該島，作為海空軍根據地，則可封鎖蘇聯艦隊於芬蘭灣中，使不得彈動。兩國對於挨倫特島均有深切的關係，而對德為尤甚。萬一戰事發生，則德蘇兩國在波羅的海中勢必首先爭奪該島之控制權。

所以芬蘭政府，在本年一月間，於商得瑞典同意之後，乃照會公約之其他簽字國，將設防挨倫特島。其理由：是國聯所主持之安全制，日益削弱，該國不得不在該島設置防禦工程。波蘭、法國、拉特維亞、愛沙尼亞、丹麥各國，即允照辦。英國亦在原則上，表示接受。獨德義兩國則以各該國重視挨倫特島中立地位為言，必須在某種條件之下，始可允許。本屆國聯行政院，依允芬蘭政府之申請，將該島設防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提付討論。而蘇聯政府

要求行政院，展期討論，因芬蘭拒絕以詳細計劃通告蘇聯之故。蘇聯並申明「接倫特與芬蘭灣相距匪遙。他日發生戰爭時，他國可以之作為根據地而封鎖芬蘭灣，阻礙蘇聯軍艦之出入。」蓋蘇聯所憂者，為該島設防後，將被德國所奪而成為其海空軍之根據地。」

芬蘭對蘇聯所詢問之設防範圍，不願作答，以此事關於軍事的秘密。事實上，該島之設防早已開始。一九三七年芬蘭政府在該羣島之首府瑪利漢曼（Mariehamn）所建造之飛機場，原非為商業的而為軍事的目的。現國聯行政院決定將接倫特問題暫緩討論，俾芬蘭瑞典和蘇俄直接進行談判。但芬蘭政府之設防計劃，恐不致因行政院之展期討論而放棄。即蘇聯之態度，亦非根本上反對設防，不過為芬蘭在未來戰爭中，能否確切維持其中立耳。

四 北歐中立之前途

因此，該問題之重心繫於北歐中立政策之前途。北歐國家之中立願望，果無可置疑，然其中立性是否將被破毀，却是問題。換言之，牠們是否將成為侵略之目標，關於這層，我們可從兩方面觀察。

一 經濟方面 這些北歐國家都是農業國。其農產品與礦產之大部，現在銷售於英德兩國。德國或將為欲壟斷其產物，以補救國內食糧與原料之不足，而破壞其中立性。其中最重要者為瑞典之鐵砂。一九三五年德國進口一四〇〇〇〇噸鐵砂（一九三四年八二〇〇〇噸），而其自己的產量只有五〇〇〇噸。在同年進口的鐵砂中，法國佔五八〇〇〇噸，瑞典佔五五〇〇〇噸。在量的方面，法國輸入於德

者稍過於瑞典，但在質的方面，瑞典的鐵砂遠過於法國的鐵砂。蓋前者所輸出的是拉伯蘭（Lappland）礦之高級鐵砂，（鐵佔百分之六〇或七〇）後者之所輸出者是洛倫之低級鐵砂，（鐵佔百分之三三）所以德國之鋼鐵生產依賴於瑞典者，約佔其進口需要的百分之五四；而依賴於法國者，約佔百分之二五。德國萊茵與魯爾流域之軍火廠，幾乎完全使用瑞典之鐵砂。一九三六年瑞典輸入德國之鐵砂增至八七六一〇〇噸，此後年有增加。在未來戰爭中，法國之鐵砂供給，將完全斷絕。德國之有賴於瑞典之鐵砂者，當然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勢必加以壟斷，果若是，則瑞典之拉伯蘭、基羅納（Kiruna）加利佛爾（Gällivare）之主要礦區（均在北部）難免不受蘇聯空軍之襲擊。且這些鐵砂之主要輸出口為挪威之那爾維克（Narvik）該地極易被駐於麥曼斯克（Muransk）阿歷山得羅夫斯克（Alexandrovsk）兩港之蘇聯艦隊所封鎖。拉伯蘭鐵砂之第二個出口港是在波的尼亞灣盧利阿（Port Lulea）該地亦并不安全。所以北歐諸國，因交戰國之爭奪原料與食糧，難免被捲入於戰爭之漩渦。

二 軍略方面 波羅的海東岸國為德國進攻蘇聯之孔道，亦為蘇聯反攻德國之路徑。至於丹麥則地勢平坦，可建造極好的飛機場。英國據之，飛機可由此出發轟炸柏林與德北部之工業區，較之由英國出發者，航程縮短。如由德國據之，其飛機到英之航程，雖未必比從黑耳郭蘭灣（Heligoland Bight）為近，但到俄之航程，則可縮短，且可以飛機破壞蘇聯與英國間之戰時航路。蘇聯在戰爭中將不再依賴於黑海與波羅的海之出口。近數年來已盡力開發科拉（Kola）半島上之兩個不

凍港口，麥曼斯克與阿歷山得羅夫斯克。前者與列寧格勒已有雙軌鐵道之連接，成為工業城市。後者現已為海空軍之根據地。一九三三年史達林運河（Stalen Canal）完成以後，小型戰艦已可不離俄國領土，而往來於北冰洋與波羅的海根據地之間。在俄內加湖（Lake Onega）尼瓦河（Neva）間之瑪利亞運河（Mariya Canal）完成後，則巡洋艦也可由列寧格勒經過運河湖河之大系統中，而到達白海。所以蘇俄戰時之主要航路，將由麥曼斯克而至大不列顛。德國為欲破毀這條路線，恐將不僅佔領丹麥，並且將在瑞典與挪威取得根據地。德政府對此亦早已注意。一九三七年德國陸軍部部長勃郎傑將軍（General von Blomberg）曾視察挪威沿岸，即為將來在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取得可能的根據地的準備。

由這些事實觀之，北歐諸國雖愛好和平，願意遵守中立政策，但為情勢所迫，恐終將成為戰爭之當事人，現英法蘇三國之同盟關係，即將宣告成立，民主陣線，已佔優勢。北歐諸國倘直截痛快加入於該陣線，而共同反抗侵略，則其前途比諸保守中立，當然更勝一籌，這是不待明言細談的。

二八年五月二五日

新中國青年在

抗戰中的鬥爭

王平著

好華出版公司發行

實價 二角五分



死神的魔掌

費瑪莉

——重慶通訊——

重慶變成了一座死城。當我寫這篇通訊的時候，遙望揚子江上，一片迷茫，全城沉入了黑暗的包圍。山上，以前有霓虹燈和強光的電燈照耀如同白晝，現在只有疏疏落落幾枝洋臘燭光，在四處搖曳着。鐵鳥訪問重慶以後，爲時不過五晝夜，我却彷彿已經在夢魘中住了好幾年。

轟炸開始時，重慶剛剛有了第一顆春的種子。中午時分，第一襲警報叫響了。許多新聞記者都在國際俱樂部吃中飯。我們沒帶攝影機，不得不暫先回家，約定取了攝影機，在披拉（哈瓦斯社的訪員）的家裏相會。披拉住在重慶山上，恰好位置在城市的中心。

第二次警報——一種顫抖的、警心動魄的聲音——是最後的警告。日本人真的來了！我和愛司凱倫（以前在大陸報上撰過稿，現在合衆社任職）二人，跑過人跡不見的街道，來到披拉的寓所，一直爬上了最高一層。杜定（紐約時報的訪員）憑靠着屋頂花園的欄杆，打開攝影機的鏡眼，準備攝取敵機飛行的「快景」。披拉正在一旁搬桌搭棧，想把地位弄高一點，以便望得更清楚。

幾分鐘以前還是洶湧着熙來攘往的人流的這個城市，現在變得難堪地靜寂。在光亮的高空上，緩緩的飛

動着中國飛機。我們數計着隻數的時候，爲燦爛奪目的陽光所照。眼睛睜不大開。

忽然聽見一陣較響的引擎聲。「瞧，來了！」披拉指着天空中的許多黑點子，大聲呼喊。許多架飛機——我們看不清有多少——的引擎聲，越來越響，越來越急迫。「牠們向這邊飛來了！」杜定說。

說時遲，那時快，我和愛司凱倫一下子從樓梯上跌了下去。碰着是顆瓦擊碎玻璃的粉然雜作的聲音。我爬起來的時候，空氣裏閉塞着塵埃和烟灰。愛司凱倫躺在幾步以外也是被炸裂，在三十碼以外，街之另一端的那顆炸彈的空氣壓力推倒的。

在屋頂上，我們聽見有腳步聲。只見杜定和披拉二人，披頭散髮，滿臉污垢，狼狽的跑將下來。杜定從搭高的桌子上跌了下來，幸未損傷，實爲萬幸。這之際，我們要恢復被嚇掉了的理智，繼續畫我們報人的天責，又有許

多炸彈在別處炸裂。

磚下埋活人

寓所對過的房子，整個的從地面上搬走了。附近的房屋，半毀半存。杜定走在前頭，一直向人堆中奔去。他們正在設法把一個人從碎石堆中拖出。

後來發覺，埋在碎石堆中的，不止一個人。等到搬完這些碎石，人一定早已斷氣了。這是一件沒有希望的工作，我們無能爲力，只好繼續向前走去。

走不多幾步，便有警察和兵士用手鎗指着我們。「我們是新聞記者。」愛司凱倫用中國話對他們解釋，並且給他們看空襲中得以任意通行的護照。我們走向停車的街口，但去尙可，去了却由不得不「啊喲」一聲。原來一座大建築被燒夷彈擲中了，火舌從廢墟中吐出來。「啊喲，我的車子！」杜定急得叫了起來，他飛也似的跑過燃燒着的建築物，我們緊緊的跟着。在電線和





電線桿的糾纏一團中，我們找着那部汽車，滿是灰塵，但幸未損傷。

開足了馬力，在街上疾駛着。救火會和苦力，都向燃燒地點奔去。我們到達了山頂，和河岸并行的一條通衢鬧市，噼噼啪啪燒着，損失着實不貲。黑烟裊裊上升，把天空抹成了黑色。

可憐的受了驚的人民！一剎那間，我們的家屋連根也剷除了，一下子，他們的家屬生離死別了。他們愕然於變動的迅速，但並沒有驚惶失措。

沒有神經失常的狂哭狂叫。但見一羣羣秩序井然的男女，攜老挈雛，懷箱抱箱，離開了有祝融訪問的家屋。

空中飄着烟灰。熱空氣從火簇中播散出來，煽在我們的臉上。我們茫無頭緒的拍着照片，攝取廢墟中燒得焦爛了的肢體；看護和童子軍挽救着傷者；兵士搬送重傷者到醫院裏去；救火會和活地獄搏鬥等等。

天好空正襲多

這是我第一次空襲的經驗，只這一次，已經够受的了。翌日，天氣無比地晴朗；我以前最怕天陰下雨，尤其是重慶特有的那種沉沉的霧霾，但現在，我反而祈求這幾樣東西了，有了這幾件東西，好把可惡的訪問者趕跑；我的祈禱沒有應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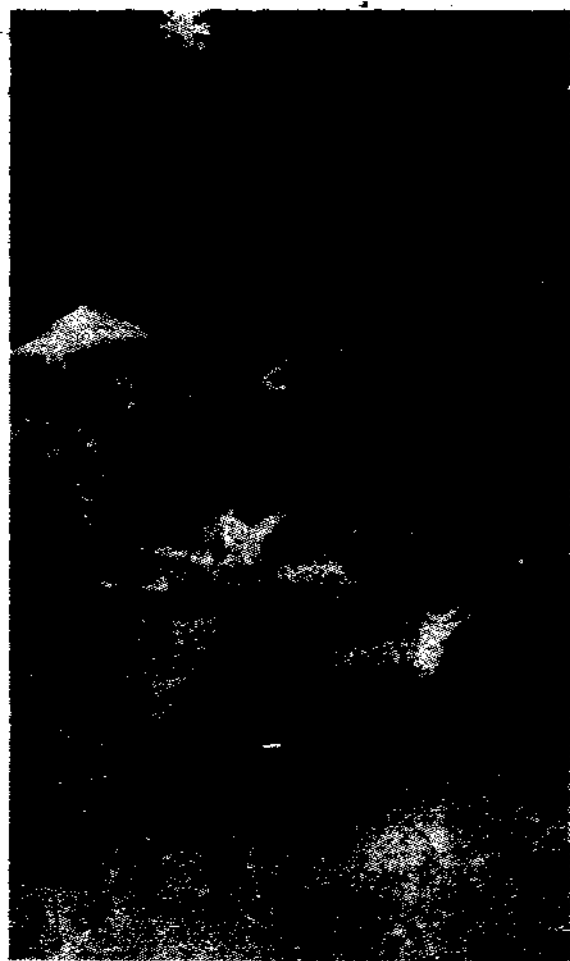
空襲警號響了兩次。日落西山時，大家心中安堵了一些，因為天再黑下去，空襲便可免掉了。可是突然之間，警報又響了。

街上錯綜亂，熙來攘往的人羣，一下子呆住了，進退維谷，不知怎樣才好。等有一個人躲到避難室裏去，大家才陸續望裏面鑽。聽見沒有飛機的聲音，才又小心翼翼的鑽將出來。這樣進進出出了好幾次，後來也沒得到警報，忽然——蓬蓬蓬——高射炮連珠似的竄向天空！

我從屋頂上跑下來，後悔沒有早點躲到避難室裏去。現在遲了，不得已，只好縮縮瑟瑟躲在一個黑暗的地窖裏，那裏還躲着別的許多人，戰慄着，大家靠攏在一塊兒。我的胸膛，像有錘子在槌着似的。雙手濕漉漉的，兩把冷汗。

炸彈似乎冰雹般的在打下來。噓，噓，噓——一顆炸彈恰巧在我們頭上飛過，「這下子可完了！」我想。地窖裏的人，大家緊握着大家的手。碎炸彈炸裂了——但在我們的屋子裏，大家倒抽了一口氣。

不久，天崩地裂的聲音中止了。我們走到外邊，掙掉臉上滴着的汗。我馬上跑到樓上去，看看外面出了點什麼亂子。紅色的火焰升得有幾百尺高。這一次，山上的商業區完全蕩成了平地。



叫我們稍安毋躁。

可是，我們心神不定，再也不能等待了。我們走到江邊去，「划子」「划子」

（划板船之謂）我們喊着。可是，划船的不願意離開。後來，好容易在大的民船中，找到了一隻划板。在黑暗中，我們看得見聚集在小船上的幢幢的人影子，他們正在解纜欲行之際。我們托地跳上了已經開動的划板，只差一步沒來得及趕上，大家默不作一聲的蹲着，怕被兵士發覺。

對岸的居民似乎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裏，無線電中絃歌不絕。外國軍艦上放映着電影。這和我們剛剛脫身的人間地獄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對照啊！

翌日，我跑回對岸去。這一回，叫船可容易了。只有來的人，沒有去的。驕夫和船夫看準這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把價錢抬得異乎尋常地高，但似乎沒有一個人吝惜這一點錢。

回到城裏，我在沒有人烟的街上走着。有限幾個小叫化，在廢墟中摸索着。他們的籃子裏，放着破玻璃，斷釘子之類的東西，我不懂，他們要來有什麼用。

我住家的那條街上，火熄了。出乎意料之外，我的家還屹然未動呢。古舊的房子推毀了許多窗碎了，門壞了，屋頂穿了。廚房裏躺着一具炭化了的尸體。那是轟炸時從鄰家拋送得來的。

死傷盈五子

我打算檢了幾件衣裳出來，就快點離開這地方，我把日用的衣袴胡亂塞在一隻手提箱裏，就匆匆離開了。

街的另一端，火還沒有撲滅呢；救火會的人，眼睛半閉着，在和祝禱搏鬥，他們接續不暫的工作了四十八小時。現在弄得精疲力盡了，但仍舊固執的工作下去，只有偉大的意志力才能支持他們。

一具一具更多的屍首，拋擲在人行道上。大多數已被烤得焦爛，而成黑色，衣服被可怕的空氣壓力弄成粉碎。第二次轟炸比第一次災害更多。約摸有一百五十枚炸彈擲在鬧市的中心。死亡總數不在五千名之下。

我在空洞洞的街上漫步着，坐在邊石上，向空間凝望的，是一個年齡不過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她手臂彎裏抱着一個洋娃娃。我給她拍了一張照。她沒有看見我。她的臉是一張無表情的空白。

「她的家就在那裏，」坐在旁邊的一個女人指着說。我回轉頭來。她的「家」原來就是那碎石和焦木混合而成的漆黑一團啊！我給了她幾個銅板。她沒有移動，只把小洋娃娃更捏得緊了一點。我臨行時猶頻頻回首。她還是坐在那裏，凝望着一無所有的空間呢。

自第一次轟炸以後，救難工作便在加緊推行中。蔣委員長撥了一百萬元的款子，以充救難善後之用。蔣夫人親自在災區視察，動員了城內全部汽車，連她自己的也在內，做搬運傷者的工作。

難民收容所，在城外陸續成立了起來。炸斷了的水管子，一一修補起來。第二天，又有了電燈。即使在當天夜裏，我也曾看見有不少的市民，冒着層層黑暗的包圍，提着燈籠，搬回城裏去住。重慶居民的精神，一點也沒有沮喪頹敗。

日本人給我們片刻的安寧。難得有一天不聽見警號的吹響。時常在深更半夜，空襲的鐵鳥會衝破了我們的好夢。

然而城市的居民依然靜靜的生活着，政府各機關依然照常辦公。今天下午，我們還要趕去參加一個報界會議呢。日本人的確殺死了不少的人。但他們決不會——決不能——消滅中國人禦侮抗戰的決心。

山的更高處也飄着火。我想，那該是領事館的所在地了。幾小時之後，我的臆測有了實證。日本人的確用燒夷彈轟炸了英國和德國的領事館，全部外國人都未蒙難，真是一樁奇蹟。

那時，勾留城外的英大使，要坐汽車到領事館去，但因路途阻隔，只得繞道而行，做了許多救難的工作。

火焰到處飄

別處還有一場大火，那就在我的寓所附近。於是，我同一個朋友，走下山去，探望我的居停。

迎面，有許多人奔湧而來。我們剛剛走近寓所，一幢燃燒着的房屋坍塌了下來，我們無法申過這一塚火砌的牆頭。毘鄰的我家，沒有問題。也在燃燒中了。留在這兒有什麼用呢？只得打回票。

然而身處此情此景，到處都難找到安寧的了。我們決定逃出城去——要逃得快——因為火勢只有與時俱增，決不稍殺的。那邊，在楊子江的沿岸，有無數難民在等着渡江，「解警」號還沒有叫響。持鎗的兵士叱作着，

亞 洲 的 內 幕

John Gunther 著 塞根·翰約

白 林 譯



日 本 的 統 治 者

——接第二節——

皇帝自登基以來，只接見過三次外國的新聞記者。可是其中之一，蘇愛文 (Jules Sauerwein) 不是作爲一個新聞記者，而是作爲一個有身份的法國貴賓接見的；其他兩個，每日郵報 (Daily Mail) 的普拉斯 (Ward Price) 和史喀力普斯霍華 (Scrrips-Howard) 系 (譯註一) 報紙的羅合·霍華 (Roy W. Howard) 有幾分鐘的親密交談，但消息報導却很少得到。美國的報紙主筆們懸賞，東京方面的特派記者凡有能訪問皇帝者，即可得到固定的一百元紅利，但一個人也沒有能够做到。

一年中有兩次，皇帝召開大規模的花園聚餐會——四月中的櫻花節如十一月中的賞菊——在七千個來賓中間，新聞記者亦在被邀之列。這是和別國宮庭的習俗不一致的地方，舉例說，布根海姆皇宮 (Buckingham Palace) 對於新聞界就例不招待。請帖上沒有印著 R. S. V. P. (譯註二) 字樣，那是一種命令。貴賓滿座，一律穿着午後的禮服，皇帝和皇后雙雙從軒里走出來，慢慢地，在花園裏踱着。男賓們可以戴帽子 (不用說，在皇帝和皇后通過的時候，必須脫帽致敬)；至於大衣，則無論在多冷的天氣，也不准攜帶，截至最近為止，穿舊式的大禮服赴會是一種義務，因爲牠比對襟褂更能包住一個人的身體，因此也就更顯得有禮貌一點。花園聚餐會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爲了中日戰爭，

或如日本人所說，爲了中國事變的緣故，暫時只好取消了。

很難得，比方說，像英國皇太子那樣一位貴客駕臨東京的時候，皇帝會御賜聚餐一次，爲之洗塵接風。在大的宴會上，皇帝總是高踞堂屋之一端，在小的高台上正襟危坐着的。如果聚餐是小規模的，他的座位就和一般人相平。皇帝的英法文知識都還過得去，但即使在小規模的聚會中，他也用日語說話，由譯員翻譯。參加皇宮宴會的來賓，按照一般的日本規矩，總得帶些食物菓品回家。在從前，照例要帶水菓或米，以示皇帝的仁慈好客，現在改變了，分給每個來賓一小匣餅乾，這匣餅乾必須好好保留。食物，隨便那一種食物，在日本都是很寶貴的，就歷史上說，日本是一個飢餓的國家，這種風俗也是一種歷史實現的孑遺。內閣大臣和外國公使們，每年收到小茶杯，作爲御賜的禮物；只要數一數飯桌上小心而鄭重地陳列着多少隻這樣的茶杯，你就可以斷定一個外交家任了多少年的職。

(譯註一) 社會改良主義的蘇聞托辣斯。其持論之帶有微溫社會主義傾向，是與赫斯式 (Hesst) 系統之偏重集權主義，同樣著名的。

(譯註二) R. S. V. P. 爲法文 Repouse sil vo. us plait 之縮語，含有「佇候回音」之意。

皇帝會打網球和高爾夫球——外間謠傳，說皇宮裏有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場，但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但他最大的嗜好是水族動物學。（順便得提到一些，他打高爾夫球能打幾點，至今還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個秘密。）有地位的生物學家來拜訪他，寧可說是時常有的，雖然並不公開宣佈。皇宮有幾間屋子，專做實驗室，皇帝在裏面拿着顯微鏡，察看小的有機體的生長和活動，那是他最快樂的時候，他尤其喜歡自己去採集標本。照相是他另外一個嗜好，不但是他，大多數日本人都都有這種嗜好，他也有時也愛騎馬，他的未曾開割的白色雄馬白雪（White Snow）是非常著名的。

他照例六時起身，早睡，不喝酒，也不抽煙。他的健康狀態據說不差，雖然他弱小得像小孩子一樣。大家都知道，他是近視眼，還有一件奇聞，他向來不把同樣一件衣服穿上二次，連襪衫褲褲也是如此。用過了的衣服，交給低級官員，地方執政也之流收用，算是非常寶貴的禮物。他出宮去參加什麼典禮的時候，通常總坐一部栗色的林茂星汽車，栗色是專給皇家用的顏色，日本沒有第二部栗色的汽車，一路有非常嚴重的戒備，街上交通中斷，沿街的房子都有警察看管着。

皇帝幼時，有好幾個私人教授，其中之一，乃木（Noji）將軍，在日俄戰爭中曾攻克旅順港（Port Arthur）。後來明治天皇駕崩，他和妻氏一同自殺，以謝皇恩。所以，向在孩提，皇帝便耳濡目染，深中了日本「伴葬」風氣的毒。其次一個私人教授，是海軍大將東鄉（Togo）（當時日本最大的英雄，據說，皇帝幼時天資聰慧，讀書長進很快，他早年愛讀的書是伊索寓言，十歲時執筆作文，頗有伊索寓言的風味。一九二一年，他的繼位已是不

成問題的，他忽然想起出洋游歷——那是過去二千年五百年中，沒有一個皇太子曾嘗試過的新鮮事。當他的行期公佈了的時候，一百個東京孩子聯名請願，只要他肯放棄這次游歷，他們情願一個個切腹自盡，他走了，大概那些請願切腹的孩子，至今還活着呢。

大多數現存關於皇帝的軼事逸聞——數目並不多——都屬於出洋游歷的這個時期。在軍艦上，一隻怪可愛的猴子啣了一顆釘子，沒有一個人能夠叫牠把釘子吐出來——後來虧得弘仁想起，用一塊糖把釘子騙了出來。在倫敦的「地下鐵」上，弘仁一向不帶錢，所以沒錢買票子，對於售票員的譴責，他就報之以值得表率的鎮靜。諸如此類。在直布羅陀，皇太子買了跑馬票，他贏了錢，「帶着不常見的鎮定和機警」，時間雜誌引用一個日本人旁觀者的說法，「皇太子千歲出一疊鈔票交給海軍上將大栗（Osaka）讓他去見機行事。

「在一般日本人眼光中，皇帝是一個非常誠懇而和善的好人。——他直到現在，還繼續着他的研究工作。各種專門學問的講師，藝術、經濟學、動物學、外個文學等等各種專家，每隔相當時日，必定進宮親見，實際上等於有條例的講學。講師的名字和研究的詳細內容，則始終是一個嚴守的秘密，外人不得而知。

小心地——非常小心地——計劃着要把皇帝加以「人格化」。他從來沒有在無線電中演過講，也從來沒有拍過檢閱工人住所或甚至在運動會給獎的照片，可是逐漸地——逐漸逐漸地——他被介紹到日本人民的心目中，一方面是「神性」的存在，同時也是人格的人。譬如，最近皇家發出通告——那是空前未有的事——說到皇上檢閱軍隊時的身心俱疲，他研究政治時

的沉毅不懈，又用「溫和、仁愛、親密的」字眼，說到他的日常工作和統治。

每逢新正元旦，皇家的詩賦局發表一年一度詩作競賽的結果，得獎的詩歌則交付給展覽會，當眾朗讀。日本帝國版圖以內的每一個主題，只要不涉及兩性曖昧之事，都可以拿來賦成一首短歌（Haikai）那是總共不得超出三十一個音節的一種詩體。皇帝及皇屬，也時常摻雜在參加競賽者之間，一道吟詩賦詞，雖然他們志不在於得獎，而僅僅是逢場作戲，最先讀出的是皇帝的大作，其次才挨到得獎的十倍的作品。普通，每年約有一萬七千首參加競賽。但去年收到三萬首，大家以為，這部分詩是由於戰場上兵士的數目激增，他們餐風宿雨，飽嘗辛苦，都與皇帝傾聽他們訴苦衷，除了寫詩以外，沒有別的好法子可以傳達情感了。

皇帝在一九三六年寫的詩是怎樣的：

我游賞

紀伊的

新能河

浮雲漂浮在

海空以下。

在一九三八年他寫道：

神社的早晨

是和平的；

世界的情勢

朕希望

也將是和平的。

於是，毫無其他事實的根據，一種隱秘的嚇嚇聲響遍了日本。皇帝因為戰爭而憂鬱起來了；皇帝要兵士們回來，皇帝要和平。

血 的 煉 煉

整個的東莊寂靜得像墳墓，再也聽不到一聲人語，一聲牛鳴，全村二三十戶人家，不論男女老幼，都已逃走一空，連牲口也都牽走完了。只有小石橋南的那所小屋的烟窗裏，有時還吐出些縷烟，保持這小村子的一絲呼吸，表示出還沒有完全成爲廢墟。丁寡婦獨自守着那所小屋，她因爲被一種惡毒的傳統的封建思想剝奪了幸福，無人尊重，無人憐愛，以至失去了對人生的信仰，沒有了求生的慾望，而索性橫了心在那裏把她自己的生命委給不可知的命運。

這寂寞的婦人對於村人的逃走，非但不覺得可怕，却反而像解除了她周圍的壓迫似的，覺得輕快了些。看不見一個人影，聽不到一聲人語，在她似乎更舒適些。在那空寂無人的孤村裏，她日治三餐夜圍一覺，似乎到落得了個清閒自然。有時候，有幾個較爲大胆的村人回來探視他們的老家，也順便到這小屋子裏去看丁寡婦，但見她總仍是那種對於一切全不關心的冰冷的樣子。有一次，丁瓦匠也和幾個村人回家來探視，他們似乎故意地談到了矮鬼子兵在別的小子裏姦淫婦女的事。丁瓦匠再三察看他的寡嫂的臉色，却總是那種無表情的冷淡，一點兒也沒有變異。事實上，丁寡婦獨個兒在那村子裏生活得確乎安靜得很。

一天，午前十點鐘左右，丁寡婦像平日一樣的在竈下燒午飯，隱約地聽得了馬蹄的聲音。起初，她有點兒驚訝，但隨即便恢復她對於一切都不關心的習慣，只自燒她的午飯。有三個矮鬼子騎兵抱着探險似的心情，從辛柳莊沿着那條小河旁邊大道，一路馳來，已經到了東莊。他們從這村子的西端入得村來，挨戶搜索了一下，找不到一個人影兒，便自認悔氣撲了一個空，而掉轉馬頭循着原路回去了。丁寡婦仍在竈下燒飯，不知道這事。

那三個矮鬼子騎兵於離開東莊大約一箭之地，依照他們軍事上的習慣，恐怕被人追擊，壓尾的那個騎兵必須回頭瞧瞧一下他們所離開的地方，他一眼便瞧見了一縷灰白的縷烟，在那榆柳中蕪起。他馬上高興得發現了什麼珍奇的秘密似的，堆下一臉狡猾的微笑，招呼他前面的兩個同伴，從新掉馬向東莊馳來。他們望着那縷縷烟，馳到東莊的中心，轉一個彎，經過了那座小石橋，便直向那所小屋衝去。

素來對什麼都毫不關心的丁寡婦還在那裏燒飯。等到她感覺『不好了』的時候，那三個矮鬼子騎兵已經到了她的跟前。在那暴力之下，她便成了無抵抗的羔羊，被他們從竈下抱到了內房去，在

他們輪流着蹂躪之下，她委轉呻吟到白日西斜。

三 功狗們在維持會

辛柳莊有一個姓趙的土豪，單名一個巽字，排行第八，綽號叫做太歲，方方數十里內的莊稼人，因爲懾於他的勢力，當着他面，都得叫他一聲八太爺。這人生得肥頭胖耳，滿臉赤色的酒斑，挺着一個大肚子，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很是威武。他有兩三百頃田地，幾房妻妾，家裏男女僕從常養着百多個人。他有一個姪子，從小由他出錢栽培到留學東洋的，現任着政府要職，是在社會上說得着話的人。仗着這些財勢，他便作威作福，無所不爲。在這一方，他要怎樣便怎樣，他的話便是皇命，誰也不敢不從。任他要打，要罵，甚至要殺，誰也不敢違拗。縣官也畏懼他的財勢，每逢過年過節，必得特地下鄉，到他那裏去送禮拜謁，可是這愈使他驕橫得瞧不起縣官，連接見也不一定接見。

在辛柳莊抗戰的期間，這趙八太歲表面上在那裏和那一營忠勇的守軍虛與逶迤，背地裏却早已和敵人有了默契。所以一俟到全營守軍犧牲完了，辛柳莊淪陷了後，不久，他便和他手下的一些爪牙在那鄉公所裏成立維持會，在那裏認賊作父，出賣同胞，作那天地間最可恥最可惡的勾當。

(未完)

商美

中美日報

言論公正忠實

消息迅速準確

廣告效力宏大

訂閱價格低廉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電話一六八〇〇總綫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九七七八